

第二卷

宋紀

太祖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凡二十三年

乙亥至丁酉

凡二十五年

戊戌至壬戌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香溪馬雲淇藏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

後學 餘抗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 凡二十三年 盡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

宋太祖神德皇帝開寶八年 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 春二月

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

乙亥

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諤攻溧水江
南統軍使李維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之父
子八人皆没于陳欽諤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
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
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
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
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
其城南水寨又接關城守俾者爭道溺死千計

發明 宋建隆初局為分注其年號而此大書何天下
未一宋亦列國耳故細書之今此大書者按凡
例宋得天下頗類唐故開寶八年大書如
武德七年例是亦史外傳心之要法也

江南誅其將皇甫繼勳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
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
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橋等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
江南主猶不知時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
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
敢發每與眾言輒云北軍彊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
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
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
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
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發明

春秋衛人殺州吁傳曰伐稱人責詞也殺州吁
醜蒞也變文稱人則是人人皆有欲討之心亦夫人
之所得討也繼勳職專統軍不能捍禦欺君蒙蔽縱

敵圍城其罪甚矣然殺之者江南主耳綱目取法春
秋變文書江南誅其將皇甫繼勳則是人人欲討見

一國之人誅之也其
討亂賊之旨嚴哉

廣義

皇甫繼勳書曰誅者正其賣
國之罪也雖然噬臍無及矣

三月契丹遣使來通好

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
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復遣人
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
勸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
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
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技其關城又敗其軍于
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
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
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宋宋主優詔褒之

發明

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者也
厚略齊王與之結好齊信之而不出兵以救五國雖
偷安四十餘年厥後五國甫滅而齊亦為所虜矣江
南吳越之藩蔽共為唇齒之邦宋之先江南者譬猶
蠶食自近以及遠然而結好吳越非誠心也恐其連
帥拒宋勢弗能支故耳江南既亡吳越孤立唇亡則
齒豈有不寒者乎倣誠有愧於沈虎子之言矣故書
取江南常州非所以予之實所以譏
之也此與春秋書虞師滅下陽同意

彗星見東方○秋七月朔日食

發明

嚴恭寅畏所以興商夙夜畏威所以隆周太祖
祗懼天戒無愧古人然而天變之屢形者兵戈
未息民瘼未寧故也星日示變天之告戒勤矣其如
天下未一何被弑而終國嗣廢絕天亦莫如之何也
已書之亦所以哀之也

○遣使如契丹

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
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
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待其邊
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
通和之使以報之
得中國之體矣

發明

前書契丹遣使來通好則是契丹求通於中國
也古之王者待夷狄如待小人跋扈則示之以
威畏服則接之以禮苟求通而不答之則是失撫綏
之道曲在中國耳故太祖因其來通而遣使以徃得
中國之體矣書
以予之宜也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遣學士承旨
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
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宋主曰
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
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辨不已宋主
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即榻

之側豈容他人軒
睡邪鉉皇恐辭歸

發明

乞者卑屈請求之謂江南此舉誠技窮矣所謂

宋削平諸國既及江南勢如破竹師焉肯緩正猶盜

竊人財而謂之姑徐徐云爾盜豈舍之而他適哉據

事直書失

自見矣

廣義

昔者孔子謂子貢曰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今徐

鉉者則當曰我主無罪陛下兵出無名以小事大從

古為然非今獨耳今陛下興無名之師伐無罪之國

後世必謂陛下利人土地將不得為令主也且興師

問罪必有其辭昔管仲以包茅不入貢責楚其辭可

謂當矣然曰昭王南征不返此所以致楚人之不服

也今陛下加兵江南不知江南何罪陛下何辭若使

江南罪狀昭彰陛下伐之又何辭焉若陛下無故伐

人之國又決意不肯班師則臣死於君君死社稷乃

其分也今小國且欲與陛下定是非于萬世奚暇計

一之還否非所計焉惜乎鉉不及此

而還有如子事父之言見其卑矣

曹彬將王明大破江南兵于皖口獲其都虞候朱令贇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

浮梁彬聞之遣戰權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

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

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

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

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

孤城愈危蹙矣

發明

獲者賤詞也曷為賤之罪令贇也時江南危迫

難可也夫何輕慮淺謀為彼所襲

則令贇安能逃其失律之罪乎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官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群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徐夔曰蘇軾有云正統者猶云有天下云爾宋太祖既受周禪平荆湖蜀漢江南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若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朱子乃曰

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併六國滅吳陳而後歸之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六國之眾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蓋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

發明

國君死社稷在禮所當然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同賤者絕之之詞也李

煜坐

致困憊不能一決金陵既破率眾迎降可愧之甚江南諸臣無一死節獨陳喬斷以大義從容就死

蓋亦

難焉觀其對主之言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煜獨無愧於心乎蜀之

亡而

死節者高彥儔江南之亡而死節者陳喬皆亡國之善詞也故綱目以全節予之垂法深矣

廣義

陳喬之死國君子固多其義焉臣則以為喬之良縱奢侈墮政事屢近習五者乃亡國之大端煜皆

溺而不止當是時也陳喬何不論之於道而使煜為令主邪昔者孫皓暴虐晉將伐之張華以為恐吳人更立令主江南未可圖也幸而李煜聽喬之諫而改

賈明自卷之二 宋太祖開寶九年 五

子丙

弦易翰宋豈易圖哉諫而不從自當行已之志以盡
大臣之道考之於冊未嘗見喬進一諫疏出一忠言
至此而死則亦徒死而已果何益哉昔豫讓之死智
氏似矣君子謂智伯貪地不已讓無一言以止之而
徒為之報仇亦非忠智之士况喬乎臣故於綱目予
喬之死姑廣其義以與識者道豈喬之死而不足以
激勸人
心也哉

九年十一月太宗皇帝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

爵違命侯

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
勿宜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楼下待罪詔並釋
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
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
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
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
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史
臣曰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

對徒以辨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
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

發明

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
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彬還師不亡一鏃
所謂萬全之師矣特
筆于策深嘉曹彬也

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
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
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
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
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
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未幾乃拜
樞密使

廣義

分注載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
耳是言也所謂前言戲之耳亦非名教中之說
觀者以意逆志可也魯
謂彬之廉而有是乎哉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昆陵有大功竣平江南可暫
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
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
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
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
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
群臣乞留俶章
疏也俶益感懼

發明

春秋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
下之大惡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鄧越國踰境
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
同姓者比焉錢俶輕棄社稷來朝宋邦幾
致拘執若俶者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廣義 觀宋祖待俶如此蓋
可以知其度之宏矣

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

赦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
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
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
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
者祭畢大赦宴賜
親王群臣有差

還宮

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
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
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
不出百年天
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
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

悉取貨財而屠其民

發明

天之生人均稟同賦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孺子入井尚有怵惕惻隱之心况屠戮千萬人

乎胡則固守江州四月不下乃其臣職之當然耳翰既克城於胡則厚禮而釋之於百姓撫慰而安之斯為王者之師仁人之心也夫何甫得江州逞其私憤殺胡則屠百姓而元元生靈靡有子遺江州之民奚罪焉嗚呼既亡惻隱安得為人厥後子孫丐乞於市此蓋天道之昭報爾故綱目據事直書以著其殘暴罪之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

太原契丹救之

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李燾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顧命大事也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惜哉○帝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傲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與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

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
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
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為折杖法以遞
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
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貫吏臣曰太祖得國視
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
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
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
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
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
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
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發明

顧命之是非論者多矣然宋史及通鑑皆備載
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述於目之
末以圈隔之此疑以傳疑也然顧命大事而實錄正
史皆不能記是必當時諱之也胡為綱目亦不敢正
名其事耶夫使太祖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
皆當入侍萬一帝崩而傳位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
稱領遺詔推戴晉王則是非真偽瞭然在目而授受同

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群闢所為果何謂耶且顧命天
下之大事也以顧命大事尚莫能明則天下之事更
有大於此者乎不然綱目何不書傳位而書之若此
春秋隱弑鍾巫而桓立禮之正也而傳且曰桓公與
聞乎故而書即位者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
嫌同詞用是而觀則雖信傳信而疑傳疑按以春秋
之法則晉王不能逃桓公之
責矣此綱目是非之斷也

廣義

臣嘗以宋太祖傳弟之事失有三人焉一失於
之不義何也蓋位者天之位非人之所得私也苟以
人而不以天必將起彙召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尚
何以安厥位為望哉觀夫杜后之亡於幼主故也使其不
賢其如長何信斯言也則古人委裘遺腹之事謬矣
至若太祖承母之訓似矣獨不思夫自傳賢之後必
以傳子為正間有不傳於子而傳於弟者未聞其有
不亂也况婦人無專夫死從子乃其職也太祖何獨
昧於此哉及夫太宗則又不顧禮義而為之耳當夫
兄之禪已也蓋曰德昭嫡長且賢未聞其有過也况

陛下創業垂統傳子為宜臣何功德而敢冒居此位乎雖違母后之言正所以蓋其愆也至於甚不得已則掉臂而為泰伯夷齊之事不亦可乎嗚呼杜氏以患得患失之心而保天位太祖以曲謹小廉而傳天位太宗以褊急奸貪而攘天位天位一壞於三人之手其不幸孰甚焉大抵以天下與人天下之大事也彼其傳子之常法尚有顧命大臣面為之證佐况傳弟之異事邪噫傳子而有顧命之臣者豈古人之得已哉無非謹天位而除厲階塞禍源立此樞機周密之法耳今而普雖出守豈無一二顧命大臣邪無顧命之臣而獨召晉王者是太祖有其弟而不有其子也使太祖誠有其弟矣安知後日光義能庇德昭不乎使太祖不有其子矣又安知德昭能無缺望之心以生亂乎誠使太祖知有其弟可傳而其子之不可傳一以公天下為心又孰若不欺人孤寡以取天下為美乎然權其輕重而論之則杜氏之失為最太祖之失次之而太宗之失為不足道也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

為興元尹

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十一月進封劉

錡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十二月大赦改元

發明

踰年改元乃古今不易之常禮苟或不幸而遇篡弒之事夷狄之擾如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則

不踰年改元所以示中國之統未絕以安天下億兆之心此蓋應變非常道也今太宗於十二月改元肆

赦又非漢光晉元之比姑徐一月是為明年何汲汲以殘年為元年大赦於天下其忍心害理莫此為甚

原其心欲誇示海內以為太平我之所格興國我之所基其無兄之心於斯見矣故綱目特書十二月大

赦改元不惟譏之而實有以誅其心也

廣義

柳考宋太祖崩於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甫甲寅而太宗遂即位况統二月而遷改元且不過

一月則是明年丁丑矣於丁丑而改元無乃不可乎
今於十二月而改元則是上冒太祖開寶九年而為
太平興國之元年也何忍為之語曰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且崩年改元亂世事也太宗何甘心而不顧
邪蓋太宗急於得國譬則饑者其食渴者其飲故於
飲食雖失其正而不暇擇也由是觀之則其授受之
是非蓋不待
辯而自明矣

○詔群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群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
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
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
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

發明

治天下者莫病於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
通是故乾上坤下天地不交則為否坤上乾下
天地相交則為泰舜好問好察禹拜昌言良以此也
太宗詔群臣論列者即時引對則下情上達言路庶
幾無壅也太宗求治之切何其至哉
故綱目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罷河東兵

發明

察官吏則勸懲之法行罷河東兵則撫字
之道著皆為國之善政也故備書予之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
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
稱肯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
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
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
掄擇實於下第帝不悅故一
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

發明

按書法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曷為書
之改元於去年也去年分注嘗細書太宗皇帝
太平興國元年矣而此復書太平興國二年既正其
始復誅其心也唐文宗太和二年綱目書親策制舉
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示其不滿之意今而直書其所
得之人所以美太宗求才而得實用耳夫豈文宗棄

丑丁

其才而不用者哉此綱目進士書人之意也後皆倣此

二月帝更名昺○夏四月葬永昌陵

契丹遣耶律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先進者真驍將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厚禮遣還

秋九月容州初貢珠

初南漢置媚川都令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州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冬十月初權酒酤

發明 凡善政書初美創始也弊政書初譏作備也古之帝王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恭己南面垂衣裳而天下治昔唐文宗禁獻奇巧綱目予之矧帝號為英明之主受貢珠權酒酤繼

書于策則其貽厥孫謀豈不卑且陋哉特書曰初深譏之也

○十一月朔日食既

發明

春秋桓三年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胡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然當時四年宋伐契丹師徒撓敗則其應迨與春秋無異矣故併及之

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初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為武寧節度使

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寅戊

五月吳越王傲以其地來歸詔封傲為淮海國王

傲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
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弁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
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
納土禍且至傲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屬聲曰今已在人
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傲遂決策上
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傲朝退將吏始知
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封傲為淮海國王授傲弟
儀信並觀察使傲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
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
冀並為節度使賜資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傲總
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
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傲在國日徃賦繁苛乞
盡蠲其弊從之

發明

孟子有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
子噲蓋以土地受之天命傳之先君雖尺寸不
可擅以與人故死社稷國君之正禮洪進錢傲相率
獻地其惡甚矣昔者傲奉宋命攻取江南其主貽書

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
亦大梁一布衣耳今破唐未幾喪其所有宜非有愧
於李煜乎或以為天下既一洪進錢傲叢爾之地勢
不可敵安得不降於戲與其偷生而降曷若守地而
死苟力不及而失之亦當同死社稷庶幾無愧何况
宋人未有征伐之心二國還懷獻地之策耶春秋之
法諸侯失地則絕之矧獻
地者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秋七月隴西公李煜

卒

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貧
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餘萬至是卒追封
吳王

以孔宜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回敵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
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

田遂抑為編戶
詔特復其家

發明

尊事黃耆周家所以師賢崇祀先哲唐家所以師聖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誠百王之師表也夫子雖沒子孫猶存太宗特召孔宜襲封爵革編戶其尊崇先聖之後可謂至矣厥後文運大亨真儒繼出雖垂亡之際外夷咸以衣冠禮義之國稱之豈非祖宗之遺澤有以及之也歟大書于冊深予之也

廣義

周之亡也編大聖之後宋之興也復之而又有襲封後昆之美雖然編之復之固無加損於聖道然而尊奉之者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天也奉乎理也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豈不信哉

冬十月置內藏庫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

卯巳

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捷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新渾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一十四

十四

發明 利用行師以征不服雖三代盛時有不可免者然為天子而自將以伐人則非禮矣故直書以

三月契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馬嶺大敗之

漢求救于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取漢岢嵐軍

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

發明 救者善之之詞取者收奪之名宋人恃強伐漢父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漢人土地祖宗

所有先君所傳不能保有而失之而漢亦無君也故契丹書救以善之善契丹則所以罪宋人矣

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漢城隆州威勝軍使解暉等攻

破之

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

公

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貴富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

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助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

徙太原民于并州

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眾

發明

徙者不宜徙也蓋安土重遷民情之常太原既下則當反其旄倪止其重器命官以撫之發粟以賑之使其民歸市者不變耕者不止斯為王者吊伐之師也今而徙民并州焚死甚眾則是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非所以慰安億兆之意矣漢氏不競宗社丘墟而君臣方以偷生苟免為榮豈不深可歎哉直書于冊交譏之也

漢劉繼文奔契丹封為彭城郡王

發明

秦始皇滅韓國而張良奮復讐之心趙襄子殺智伯而豫讓秉全忠之志繼文漢室之曾英名素著繼不能號詔豪傑恢復舊疆獨不能舍生取義同死社稷如漢之北地王謀乎却乃奉頭鼠竄奔歸契丹詩曰伐之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於乎若繼文者亦可謂不知義命之匹夫矣故特書奔以深絕之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圍幽州秋七月與契丹耶律休哥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

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丹順州皆降耶律學古
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
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沙敗將遁
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
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
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
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
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

發明

五代周伐契丹網日予之宋太宗可謂英武之
君矣伐北漢伐契丹皆親履行陣俱有成功至
是薄伐嚴狄取涿易州有如反掌使天意果厭大戎
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不勝而遽止此固夷夏
之大機也綱目於此書伐契丹圍幽州既致其喜之
之意書大戰高梁敗績乃還又致其惜之之意然則
綱目之情
蓋可見矣

廣義

昔者光武嘗曰人苦不自足得隴復望蜀至今
以為名言况遼素號勍敵又非子陽之比今太
宗以罷師勞卒而攻遼豈知所謂天道惡
盈而滿之招損或涿州之追其危也已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

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
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
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
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進
封魏王
謚曰懿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何無故也無故曷
為書自殺必有任其責者矣德昭從征幽州帝
聞有謀立之事心滋不悅而嫌疑之意迄今未釋及
德昭請太原之賞而太宗以非語詰之抑鬱弗伸指
生自刎然則太宗安能逃其責哉以誅心之
法論之太宗可謂上負其母下負其兄者矣

廣義

觀太祖嘗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何
其心之公邪今太宗一聞德昭之事不問真偽
遷介不悅因以不行功賞何其心之私邪在他人且
不可况皇姪乎然則以怒而激德昭之死其有負于

太祖也 深矣

九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

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辰庚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杜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三月魏公劉錡卒

錡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先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廣義 分注載劉錡之言則知錡之在國其飾非拒諫之事何所不有然卒至於亡國者非不幸也孟子

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錡其有味焉

楊業敗契丹于鴈門殺其將蕭咄李

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庄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發明

為臣莫難於得君之專為君莫難於任將之篤
今之通論也楊業委任責成謗書封付可謂得君專而任
宗之用揚業委任責成謗書封付可謂得君專而任
將篤矣邊鄙何由而不寧
哉備書于冊交予之也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
尚幼大將黎恒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
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
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
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
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
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
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
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
邕州澄湜等由蕪州進桓聞乃遣使為璿上表求襲位
帝不許

冬十月契丹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契丹軍退乃還

契丹主賢園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
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
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
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
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
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
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
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
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
先本而後未安內以養外堯舜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
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呂中曰齊賢
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
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
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一則中國
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

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發明

漢文十四年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綱
目美之去年書契丹寇鎮州劉廷翰等敗之楊
業又敗于鴈門是年書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
軍退乃還殆與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者如出一轍夫
侵邊犯境乃大羊之常耳驅而出之盡境而止此盛
德事也窮兵黷武犁庭掃穴果何為哉特筆于策蓋
美之也

十二月契丹以耶律休哥為于越

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畧宏遠料敵
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辛巳

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
令岐王

罷交州兵徵孫全興棄市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
侯仁寶率軍先進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暑
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
師斬劉澄賈是于軍徵全興棄市

發明

凡書棄市者罪詞也全興受命征討頓兵不行
不為無罪故削其官然頓兵不行不過逗撓之
責耳初非叛逆也貶其秩足矣遽以棄市政刑
濫焉故又不著其罪此綱目是非之斷案也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冊砂遇
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
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
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
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饒為善
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帝
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咸泰

之日幽薊上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朔日食○罷左拾遺田錫

時盧多遜專政群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取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關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秋監即官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願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為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發明

君子為政必喜同已而惡異已而惡異已者君子異已者同已而惡異已者君子之同已者君子異已者

小人如耳時盧多遜專政田錫忤之因而罷出是君子小人之間不容並立也及錫入辭備陳時政帝知其賢而縱之出外謂之何哉太宗剛明之君尚不能察况中材之主其能免小人之惑者幾希田錫雖多遜所罷而綱目書之若太宗罷者責有所歸矣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置京朝官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

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
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以石熙載為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女真遣使來

貢

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倚角之勢定安
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然契丹侵侮不已欲依
中國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
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

壬午

七年春三月朔日食○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夏四月

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
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
閣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
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
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夫沒廷
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

已誤陛下豈容再
誤廷美遂得罪

發明

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筆削謹嚴先儒稱韓
愈深得春秋之旨廷美為群姦所譖無故而罷
網目何不書秦王廷美罷而書罷秦王廷美一以明
廷美之無辜二以誅帝之心也蓋至親厚者莫如兄
弟今太宗於一弟尚不能容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矣原太宗之情初無踐金匱之盟故一聞流言更不
加察即罷廷美其意可見然上譖者柴禹錫耳綱目
上書罷廷美下書以禹錫為樞密副使則其義不待
辨說而自明矣

廣義

嗚呼太宗傳子之意雖萌而實決于趙普之一
言也夫趙普始為周滁州判官而受知于太祖
卒至富貴之極名雖君臣情猶兄弟其曰太祖已誤
則是明知其誤矣夫何阿諛苟容不肯出一言以正
救其背恩忘義何人似焉若普者真慘人也烏可以
負乘相位哉書曰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有天下者
不可不慎

以實傳郭替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傳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傳之直至是謂傳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

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燕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撻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咒願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廣義

秦王之寃多遜之逐皆趙普懷奸肆詭之所致也厥後京悖秦檜仇胃彌遠之徒排斥忠良操

戈王室者謂非普之作備不可也

沈倫罷

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亮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為相十餘年無所建明縉紳之少

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

發明

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秦王太宗之弟太宗秦王之兄遽或姦言屢為貶謫果何謂哉前書罷為

西京留守次書勒就第此書貶為涪陵縣公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太宗於一弟尚不能容則天下之事安能容之者耶然綱目一書再書而不書有罪則其權衡審矣

廣義

趙普之於秦王必欲置諸死地而後已抑不知秦王何負於普而普忍為若是哉噫普之此謀為身也非為國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嗚呼秦王之事君子奚可獨咎普哉杜后太祖失之於初也未流之弊至於元之得以殺弟况可以傳位望之邪人謂宋朝家法過漢唐臣不信也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六月繼捧弟繼

遷叛走地介澤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對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關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莖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介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發明

觀此足可以知夷夏之大機也何者宋併列國天下統一統中國之地所未復者關北之幽燕關

西之銀夏耳幸而繼捧仗義入朝敵地繼遷跋扈遜匿窮荒厥後浸強而不可制遂為子孫西顧之憂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逆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釀成西夏之禍是亦氣數之適然夫豈人謀也邪綱目書此亦謹微之意云

秋九月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

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右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統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領

發明

周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待之於其卒則不書其葬者避其號也綱目凡四夷君長皆從其國俗之號至其死則書死者貴華賤夷之義不使得從中國諸侯之例也此義行首上足下之分定矣內夏外夷之法明矣其旨嚴矣

冬十月竇偁卒。十一月以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

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朔日食。

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頭弭德超為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夷為徽，帝信之。郭贊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為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發明

甚矣君子之正道難明，小人之邪言易惑也。曹彬開國元勳，忠厚廉慎，而太宗之所目擊者，茲

因弭德超之誣，遽信而罷出，雖郭贊極言救解，剛復不聽。何哉？蓋由其中心無主，蔽錮已深，弗克加察焉。耳安有開國元勳，一但信讒罷出，有如廝役者，尚可與論治道乎？他日德超事敗，太宗始悟曹彬之誣，嗚呼！晚矣。觀綱目之所書，則其義為可見。

廣義

曹彬不能居寵思危，太宗又不能變昵信讒，均之為失也。

二月朔日食。○以宋琪參知政事。○三月宴進士于瓊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快快。一日，詔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至是以處符，歲餘卒。

發明

小人之心，殊無厭足。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德超前欲代

彬位而諧罷之此不得樞使而怨望之此固小人患
得患失之常態在太宗無知人之明而使之得售其
姦耳故綱目削其官而直書有罪所以深貶之也

廣義

分注云帝悟曹彬之被誣惡德超之朋黨則可
以知邪正之未嘗無所別也大易無妄之九五
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其曹彬之謂也至
於剝之上九曰小人剝廬其德超之謂乎

五月河決滑州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汎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
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

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李今典機務無暇
博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因取賜之

秋七月大水

江河漢睢穀洛瀍澗
水溢溺死者以萬計

發明

和氣雖不能致祥而祥自生乖氣雖不能致異
而異自至非緣氣數實乃人為帝自即位八年
于茲而日食河決大水繼書于策然帝德英明又非
昏庸之比所以致災異者蓋由兄弟叔姪之間慙德
頗多君子小人之際不能盡別西夏叛賊萌蘖已形
薄伐契丹王師敗績得非此之應歟是以人君兢兢
業業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而無危溢之行也

郭贊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贊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
愚直何益于事贊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以入對宿
醒未解出知荆南府

八月石熙載罷○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

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
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
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念父子兄
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

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正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發明

王府翊善未嘗書此何以書錄賢也姚坦忠良正直畧無隱諱擢為翊善得其宜矣故書

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壘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廣義

趙普輔相兩朝可謂君臣相遇者矣然以失節之醜而陷君於不義其大惡蓋自可見而其功

過有不足言矣綱目於其罷而去其官者惡之也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

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其量

廣義

觀綱目備載此條則太宗得人

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

申甲

帝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發明

行政之善否在人君之一心君心溺乎聲色玩好則所求於天下者皆聲色玩好之事君心樂

乎賢才典籍則所求於天下者皆賢才典籍之圖太宗以三館之書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定賞營求可謂垂情古典而好學之心篤矣然求書之事一見於太祖再見於太宗誠繼志述事者也綱目於二帝之篇大書于策所以深美之爾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

發明

天子天下之父母四海之攸尊崇高其富貴也大寶其爵位也發號施令人必欽之動作舉措

史必記之是以兢兢業業用敢怠違焉豈有尊為天子而皆倫棄禮者乎何則天倫之中兄弟為重怡怡友愛禮之當然假使兄居富貴弟處貧窮其如心之惻隱何其如義之虧歎何縱有怒怨亦不藏宿古之人有行之者吾於大舜見之矣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富也愛之欲其貴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用是而觀象之常欲殺舜舜處之如此矧廷美未有殺兄之心而太宗何待弟之若是哉故綱目因廷美之卒特書以憂所以著其不滿之意而深罪於太宗也則其扶天理於將亡遏人欲松既肆而背倫棄禮者始無駐足之地矣故曰麟經絕筆而綱目作

廣義

趙普死秦王於涪州則陛下豈容再誤之言踐矣噫普其忍人也哉

李穆卒

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夏四月群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

直言罷封禪

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矣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

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發明

封禪非清朝之令典乃衰世之妄為堯舜禹湯之時治隆俗美天下寧謐然未聞其封禪而致是也漢晉隋唐之世生民塗炭四海未安然未聞其不封禪而致是也太宗繼體天下小康而群臣遽有封禪之請可謂逢君之惡者矣迨夫乾元文明相繼被災乃始求言而寢前詔則帝之心庶幾不惑焉耳故書群臣請封禪所以惡其佞書許之所以著其惑書乾元文明殿災以見天變之告戒書詔求直言罷封禪以美太宗之警省詳書于策美惡自見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

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
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
先生還華
山尋卒

發明

搏非偽隱沽譽為仕宦捷徑者故特以華山隱
士書之觀其對宋琪等之言深切義理是誠抱
道自樂不求
聞達者乎

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破走之

憲與曹光實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
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及而還

十二月立妃李氏為皇后

后淄州刺史
處耘之女

賜京師大酺三日

發明

綱目凡書賜酺譏也其曰賜京師大酺三日則
甚譏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賜

酺與否何預焉然則治天下者仁以結民心義以固
民志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或歲之饑饉必發倉廩
以賑之民之窮困必薄稅歛以卹之則惠之所及者
衆而德之所感者深賜酺京師烏可徧及天下耶

○封陳洪進為岐國公

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
之

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世
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給都巡檢曹光
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
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
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先實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
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
州據銀

發明

繼遷之叛朝廷初無弔伐之舉尹憲之知夏州
先實之為巡檢保境卹民訓兵禦寇乃其分也

今乃擅兵生事違命邀功果何為者故前書襲李繼遷襲者輕行掩之之詞譏不正也光實輕信妄動墮賊計中執而殺之如獵狐兔致使銀州之城復為賊有雖建寸功得不償失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不書死之而書殺所以深罪之也識者可以觀矣

禁增置寺觀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眾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間閭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廣義

僧之害人國家先儒論之詳矣然能不顧流俗而毅然剷除者元魏周世宗而已其他則未聞焉今也宋之太宗新服厥命此舉當矣然而去草而存其根者曾謂良農有是乎

遣知秦州田仁郎等將兵討李繼遷○夏四月江南饑

遣使賑之

發明

穀不熟曰饑志災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故民無菜色國以富饒綱目不書其地而槩曰江南則是江南諸郡皆饑之也民之憔悴益甚矣然帝能遣使賑之亦可謂遇災而懼勤恤民隱之心著焉較之愬然不顧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故分注存之以備考也

宴群臣于後苑

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宴譏也然君臣同樂固云美矣太宗以四海底寧縱酒為樂不亦過乎是時江南饑饉民不聊生西夏用師殆無虛日宋之君臣正當嚴恭寅畏講求治理尚慮弗及而太宗以四方無事賞花曲宴謂之何哉綱目上書江南饑下書宴群臣於後苑其義自見矣

徵田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蕃
內附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若若將折遇也殺監軍使
者與繼遷合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
遷乘勝進攻撫寧若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鳥合寇邊
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爾聚數萬盡銳
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旬浹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
兵臨之分遣疆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禽矣部署已定
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擣蒲侁等因媒葉之帝聞三族已
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
仁朗對曰銀麟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辭不遣三族去
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
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
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若梟其代州刺史析羅
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
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郭守
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道

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
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為庶人

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
佐嘗力救及廷美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撻刃傷侍
人疾少間帝為赦大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
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
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
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
之京師帝許之行至
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發明

秦王之死不厭衆心雖五尺童子皆知其枉也
元佐初無大惡特因秦王之死遂發狂疾乃秉

彘好德之良心耳太宗君德不明而以縱火焚宮之
事輒加廢黜雖以群臣力諫其意稍解而終以不免
故綱目不書楚王元佐廢而書廢楚王元佐所以著
太宗昏蔽之失雖其親子尚不能隱而致廢黜云爾
嗚呼儲貳之重宗祧所係近在宮庭之內而曖昧若
此則四海之廣匹夫之賤欲望其察情寬宥蓋亦憂

憂乎其難矣宜乎書法如此誠其不明也

廣義

元佐之廢宣其罪哉皆太宗不孝不友不慈所以致之也使太宗能念昭憲之顧命安忍處弟處子之若是邪噫趙普逢君之惡其流毒一至於此可惡也已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遣使如高麗

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韓國華齋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冬十二月朔日食○宋琪柴禹錫免

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即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為琪請虛多遜舊第帝亦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彊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誣諧無大臣躰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為左驍

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

發明

庚辰大雨雪春秋謹之蓋大雨雪者陰沴之發言大則所以志其盛而異之也不曰雨雪而必曰大雨雪言水則所以志其難而異之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夫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陰失節而陰氣縱西夏之亂兆矣契丹之抗萌矣綱目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君子所書之意矣

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

丹

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

戊丙

薊帝信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朔等州都部署楊崇副之出鴈門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契丹前抗王師固有罪矣然且中國之地久陷夷狄宜克復故變文而書伐下書諸將進取有功皆喜之之意也

李至罷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二月李繼遷降契丹

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三月曹彬取涿州

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正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

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

田重進敗契丹兵于飛狐

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眾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斃甚眾居數日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闖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卡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潘美取寰朔應雲州

美自西陲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岐公陳洪進卒○夏四月田重進取蔚州○五月曹彬引

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績

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
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
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
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
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脇
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
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
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
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
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
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累糧與
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尋食則擊離
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
時方炎暑軍渴乏并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
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
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于
岐溝閔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
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

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
如丘山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
燕封休哥為宋國王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
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
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西帝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
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發明

有飛狐之勝潘美有環朔之勝田重進
之勝使岐溝之師不敗則出薊之地可指日而復也
曹彬名將而有退軍援糧之失遂致王師敗衄肝腦
塗地此固彬之失策然亦天數非人力所及也太宗
親征自高粱之敗而無成功諸將弔伐因岐溝之敗
而事輟中輟而高梁之敗而無成功諸將弔伐因岐溝
於乎惜哉綱目書此皆惜之之意也

廣義

中國之與夷狄自開闢以來即有彼此之分如
陰陽晝夜君子小人之別也帝中國者未嘗得
以殄之御得其道乃為可貴非我俗類不可臣服得
其地不足以耕得其民不足以使抑嘗考其所自矣
其在唐虞也有曰葷粥在夏曰淳維在商曰鬼方在
周曰玁狁秦曰匈奴漢曰冒頓唐曰突厥而五代及

廣義

卷之二

十五

宋則曰契丹其種不異而名殊者世代別也是雖秦皇漢武亦無如之何矣今太宗出師屢捷將以契丹屈指可殲何其用意之差別而措置之乖方哉觀其對齊賢等之語殆亦噬臍無及者矣易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若太宗者可謂不占者也

契丹復陷蔚寰州

契丹耶律斜軫將兵一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

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死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潘美既敗于飛狐議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

大石路直入石場谷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彊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眾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

日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佻名

發明

揚業之死非戰之不善也非謀之不深也非力之不勇也所恨者以寡敵衆而為姦臣所陷耳夫以潘美之為主將不能制一王佻去留任意無如之何獨不記業臨行之言乎然則潘美亦不能追其責矣使谷口之兵少駐則揚業安得而敗亡哉故綱目直書死之以著其節

六月朔日食○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為

右驍衛上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為馬軍都虞候知定州

發明

前書曹彬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諸將爭功謀議蜂起使他人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曹彬直任違詔之責故綱目亦正名書之若曹彬者亦可謂之賢矣如唐貶郭子儀為左僕射其義亦同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八月以王沔張宏為樞密副使○冬十二月契丹隆緒大

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

令圖遂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揚重進皆死之先

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聞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

發明

隆緒斥名貶而狄之也入寇外而賊之也賀氏父子首謀北伐而一歲之中相繼敗沒果何益乎後之邀功生事擅

開邊釁者可以鑒矣

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賚畏儒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奔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奔

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美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奔師至駭而比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若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發明

自南北構兵邊郵騷擾宋之健將銳卒敗績屢矣齊賢特一書生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乃能以微弱之兵抗方張之虜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苟非以文武全才出人意表者曷克臻此此太宗所以任用得人而齊賢亦能不負所託也

廣義

齊賢之列幟虞詡之增竈也隨機應變而能臨敵取勝齊賢其智者歟

李繼遷請婚于契丹契丹以女歸之

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大因永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

四年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為樞密副使

庚子

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王偁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默之人充其位可乎

遣使募兵于諸州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聞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發明

甲午治兵春秋譏之况募兵以報怨於遠夷乎昔唐元宗募兵以禦祿山尹氏譏其武備之地至募市人為兵太宗此舉則異於彼何為亦募兵于諸州乎蓋幽薊之地陷於夷狄固中朝之所當取然而異代之事取之不得則亦已矣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豈王者之心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直書募兵不惟譏其武備之弛抑且譏其黷武之失

子戊

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赦

發明

漢文親耕籍田綱目美之今而書親耕籍田則帝之導民務本為如何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

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廣義

太宗此舉是雖成湯從諫弗咈高宗輔德納誨何以過之書之干冊美可知矣

李昉罷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

也道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廣義

書稱知人之難太宗之相蒙正其庶幾矣

改封錢俶為鄧王

徽雍熙中改封漢南國王未幾改南陽徽固讓國王之封乃改封許王至是復封鄧王

以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趙昌言有罪貶為崇信行軍司馬

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顥善日夕會語程穎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令昌言為內應事亮穎流海島昉昌言為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旦儼顥皆司戶參軍

發明

昌言前因敷上邊事而得樞副宜乎有德者必有言而名稱其實也胡為朋奸合計共誣善類耶雖然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未必有德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詎不於斯而益信故綱目特書有罪以深絕之因以戒後之人君謹於用人而反覆小人終不可任也

廣義

昌言之戒也易所謂鳴豫者其昌言之謂歟

夏五月作秘閣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

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太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邪

發明

古人於族類最明宗法最謹故郭崇韜拜郭子儀塚妄認宗裔君子譏之歷考三代以降賜姓者絕無自漢高西都關中以妻敬為郎中賜姓劉氏嗣是因襲之弊久不能改於乎尊寵臣下懷綏遠人在乎豐其廩祿厚其恩信如斯而已矣賜其姓名奚足齒哉太宗因繼遷之叛命繼捧復鎮夏州固已失策况賜以姓名尤為可耻厥後繼遷請降亦賜姓名則帝待李氏兄弟可謂至極宜乎赤心以報帝也未幾相繼叛亡卒為邊患太宗亦無如之何然則以天子至貴之姓而下賜叛逆之人寧不有愧於心乎及

其跋扈不服始命削其姓名噫亦晚矣後之君子合前後所書觀之始足以知書法之深意云

廣義

能賜姓之義雖本於唐虞封建之說然為人臣者兄弟反有操戈之毒烏有賜其姓名可也然雖父子使其忠於已哉太宗賜繼捧之姓曰趙者欲其為一家之人也賜其名曰保忠降于契丹則其忠果可保乎渝也明年冬十月保忠降于契丹則其忠果可保乎其家果可一乎書之所著其失也

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寧而踣及出寧易馬至商州已礫于市矣聞者快之

發明

利用狎邪小人其進身不正僭用不法分注備載之矣然太宗庇一利用眷眷然而不忍捨雖

趙普反覆曉告其心未釋此無他德其以幻術教已也嗚呼棄君子而近小人此中材庸主之通患耳太宗不幸而類是可勝歎哉故綱目必正名書之以示貶若曰不去其官又以譏太宗不明之失也

秋八月鄧王錢俶卒

俶薨輟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使護喪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九月楊守一卒○契丹復陷涿州冬十一月遂入祁州

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

廣義

太宗開邊起學券而致喪師失地兵連禍結者皆賀懷浦有以導之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哉信

肥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

時契丹屢寇邊詔群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禮寨則東瞰燕城統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洩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掃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遷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

發明

夷狄之狼貪至是極焉上書陷涿州入祁州此之武備誠疎畧矣故綱目一書再書不惟惜之抑且譏之也

自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詔錄繫囚遣使
分諸路決獄

發明

春秋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傳曰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者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太宗因不雨而錄繫囚決獄是豈弭災之道乎况內政不脩外侮常作其無志乎民審矣故春夏不雨歷時而總書于策所以著其慢也綱目取例春秋故其書法如此然則較之僖公不逮遠矣

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張遜簽書樞密院事

齊賢復入樞密
趙普薦之也

彗星出東井八月赦

司天言妖星為戒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鬻血帝亦不怒

發明

作不宜作也分注言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則惑佛之念盡矣書不兩書彗出東井則忽災之意著矣太宗號為剛果而所為若此况前禁增寺觀而此作寺塔何朝令而夕改耶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禮義以養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爾凡此事未流若此躬自禁之而躬自蹈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分注載田錫上疏切中時弊綱目削而不書者言既不聽書之何益此筆削之深意焉

廣義

抑考太宗於雍熙二年禁增置寺觀其詔有曰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則是其病根未能拔去也故至此詔墨未乾殆觸事而發莫之禁焉噫儒者好獵之心尚不能保况太宗乎故曰其要只在於

謹獨

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
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
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
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
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
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
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
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
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
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
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
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
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發明 徐河之捷或者以為倖勝臣獨以為不然自宋
師再伐契丹屢為挫衄虜勢益張而華夏之氣
久屈不伸繼倫以寡敵衆契丹奪氣苟非忠於所事
者曷克臻此固雖倖勝然亦少洩天地神人之憤矣
故特揭而書之亦予之意也

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
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
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發明

不曰旱而曰大旱志其甚也自秋徂冬恒賜不
雨民滋病矣是誠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
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者也太
宗正宜勞心焦思訪求有言省己責躬以答天譴庶
幾得矣夫何田錫上疏反遭怒黜太宗聽德之聰亦
少虧焉後之有國家者不可以災異為玩而忽之焉
吁耳

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庚寅

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
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燕中
書令西京留守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十石

發明

九世同居之事一見於張公藝再見於陳兢嗣是而後寥寥無聞蓋亦鮮矣世有異姓同居爭

長競短分門割戶骨肉相殘者比比皆然何風俗之益偷也夫以公藝之同居忍也陳兢之同居公也忍則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則治家之良法備矣其九世同居復何難哉故綱目書義門所以美陳兢書貸粟所以美太宗也其為世勸切矣

廣義

嗚呼世家大族之著姓于各代者非不多也間有被藉沒者有遭兵燹者有僅盛于一二世者何也由其本不固而枝葉易凋也彼陳氏立孝第以固其本推信義以達其枝故自唐而五季五季而增

宋其間物故變遷者何可勝計回視同時巨室若槿花之於朝露耳曾不為之興感邪獨陳氏巍然不動又屢沐君恩而先昭簡冊豈非根本固而枝葉茂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陳氏之謂乎

冬十二月詔致仕官給半俸○契丹封李繼遷為夏王

二年春旱蝗

卯辛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發明

土膏初動農事方殷而連歲旱蝗是年尤甚民之塗炭不亦甚乎太宗非昏惰之主其值此者必有舛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也分注言帝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而蝗盡死是知天心仁愛人君其災異頻數正欲其警惕而為善耳由此觀之則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甚可畏也後之人若忽天

變者當以是為鑒

閏二月朔日食○辛仲甫罷○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

閏二月朔日食○辛仲甫罷○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

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

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賂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

張宏罷○五月以謝泌為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聖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提刑官○六月忠武節度使韓公潘美卒

忠武

發明 自建隆以來諸臣之卒鮮有書其官爵者至是美卒而書其官爵則其予之之意蓋可見矣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發明 按分注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然綱目前書繼遷叛遣田仁朗討之未聞舉正其罪今乃無

故官之故綱目直書加官賜姓以見天討不能加威令不復振之意然繼遷實未嘗請降而書請降猶為宋人文其詞云爾如唐赦田承嗣入朝同意

八月置審刑院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宋太宗皇帝二十二年

四六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
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
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
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發明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蓋刑以弼教不可以不用而

又不可以濫用要當詳審精密勿使有偏枉之失可
焉觀此太宗重刑之意可見矣在京師則有大大理刑
部在外郡則置提刑官今又置審刑院以革舞文巧
詆之姦可謂詳審而精密矣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九月王沔陳怒呂蒙正罷

呂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敏
辯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既而
進退非凡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
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怒
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
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以客許於
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沔遂罷沔見
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

知古所部不治怒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許于帝
帝怒怒漏言亦坐免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
子詞意狂率帝怒賤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
為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斂者帝語
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
甚明敏毀者慙而止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西黃中李沆參知政事

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核寒峻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
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

王顯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温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知樞密院同知
樞密院自此始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

發明

防惠於未然則事易就緒防惠於已然則勞而
無功故曰凡事預則立李氏兄弟反覆之情至

是見矣然綱目不曰李繼捧而曰趙保吉者所以譏
帝賜姓名之失也然保忠特書叛降契丹所以著其

背華入夷之罪為萬世亂臣賊子之戒耳
於保忠乎何誅綱目一字之賤其嚴矣哉

○彭城公劉繼元卒

追封彭城郡王

女真請伐契丹不許

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發明

或以太宗不許女真之請有失綏懷遠夷之心
曰是不然是時屢伐契丹王師失利正悔過責

躬之時苟從其請則兵連禍結何時已乎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故夫書不許者所以嘉其悔過之心深予
之爾若以綏懷遠夷之心疑之是宣綱目責義不貴
功之意哉雖然強者弱之漸衰者盛之極女真以烏
合小醜契丹以積累大邦而女真有請伐契丹之舉
則其盛強之勢固不待宣靖而可見矣是以幾微之
際聖人所謹明乎此然後
可論綱目書法之深意焉

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
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
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
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十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
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
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

先是旱大蝗詔遣使決諸州獄五月兩蝗盡殪至是京
歲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糴名曰常
平倉遂為永制

發明

常平云者豐凶一價而無過中不及之弊也太
宗閔頻年荒旱賒貸恒缺創置倉廩號曰常平

年豐穀賤增價糴之歲歉民饑減價糴之其思患
預防卹民之心可見矣故綱目大書以著其善

秋七月趙普卒

辰壬

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
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
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
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
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史臣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
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以勲舊自伐
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歛以
立宏規其功大矣獨廷羨盧多遜之獄大為太宗之累
豈其學力有限而猶有
患失之心歟君子惜焉

發明

普卒不具官削之也曷為削之陳橋之事普實
預謀其罪一也為政而有患得患失之心其罪

二也秦王盧多遜之獄普實尸之其罪一也此所以
特削其官以示貶嗚呼觀綱目書法之旨則夫後之
人臣亦當勉於為善不可
徒竊祿位而行名虧闕也

廣義

嗚呼趙普見道不明者也其輔相兩朝無非從
君之好尚耳史氏謂其習吏事寡學術斯言得
之矣然則於其卒而不
街者何著其失節也

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

放洛人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
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
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
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
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
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
僻人迹罕至帝嘉其
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發明

凡書隱士予之也其曰不至則尤美焉种放躬
逢盛世抱道自樂重違母命終身不仕易曰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种放以之回視一才一藝啁啁自
鳴奔趨於桃李之門希求進用者豈可同日語哉觀
綱目之所書則其予
之意蓋可見矣

廣義

古之隱士被召不至者其間必有所處而始終
執守之堅也今太宗治朝庶可以行君臣之義
而放也召猶不至然則孔孟之汲汲者非與今也放
既高其行矣何於真宗之世數朝京師而又晚節之

巳癸

不謹邪杜鎬北山移文尚誰
譏之若放者沽名之士也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置審官院

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磨勘院至是
改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
之主

交州黎桓入貢詔封為交趾郡王

桓遣使來貢弁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與之敗許
之以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發明

所貴乎天子者以其奉行天命誅亂討逆而已
交州乃丁氏所據開寶六年丁璿入貢受命為

王則黎桓欺制其主遂執國政是誠亂臣賊子在王法
將黎桓欺制其主遂執國政是誠亂臣賊子在王法
之所必討茲因來貢亦加王爵則是交趾之王可以
勢取而不可討茲因來貢亦加王爵則是交趾之王可以
以制哉於乎討伐不行則亂賊無所懲戒矣綱日上
書黎桓入貢下書詔封為王則亂賊無所懲戒矣綱日上

為利不以義為利也
公道何由而伸乎

青神民王小波作乱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
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
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弁者益糶賤販貴
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眾為乱且曰吾疾貧富不
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壺山殺縣令齊
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
熾旁邑
響應

發明

王小波盜耳曷不書之以盜而書之以民耶原
情也蓋民富則君不致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

富而無恒心必然之理也故綱目書曰青神民以見民
之困於重斂不得已而起之所以罪宋也然罪及於
上則亂賊無所懲戒故又書作乱以著其悖逆之罪
此綱目輕重
之權衡耳

三月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

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為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發明

河北屯田則且耕且守軍有餉而民安居矣是亦莫安土宇之長策也故書

夏五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證即自引咎遂坐免

廣義

張齊賢不欲援李沆其賢可知矣故書張齊賢罷若齊賢有罪則當書曰罷張齊賢矣餘倣此

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

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繕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同知院事

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廣義

嗚呼寇公以無罪左遷而太宗念之不置者是亦天鑒之所在也然而卒沮於左右近習者孟

子所謂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者與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大水冬十月河决澶州

發明

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史外傳心之要法也太宗謀國雖威求治頗切而日食大水河决繼書于策者言日食則陽道衰微言大水河决則陰道浸盛陰陽失常其徵可知矣夫乃西蜀擾乱夏州逆命之應

○李昉賈黃中李沆温仲舒罷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廩舍多壞陳穎朱毫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

廣義

上天示災變者所謂天心仁愛人君欲其改過自新也太宗歸罪臣下其與致大雨退熒惑者異矣人君苟以天變罪其臣而不責諸已欲求天之所福也難矣哉

以吕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

中同知樞密院事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盖為民除暴苟好功贖武則天下之人燿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歛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并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

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九十五

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怒
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卒

發明 符氏者周太宗后也亡國之后未有書卒者此
然則曷為不書殂周失天下也是故失天下之帝書
卒失天下之后書卒比同諸侯大夫之列欲使有國
者戰戰兢兢而無驕泰之行
平綱目一字之權輿嚴矣哉

○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永康軍

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下江原玘射中小波已
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
為帥寇掠州縣
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
討之

李順攻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
載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
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
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
討以雷有終為
陝路轉運使

發明 唐肅宗用李輔國綱目譏之書以宦者王繼恩
為兩川招安使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為招
安之使親率六軍以行則宋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
禍者非太宗乎然李順悖逆法所必討故不嫌其人
之美惡而以討予之綱
目急於討賊之意深矣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衆不樂反攻
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繼隆
帥師討之

饑

先是京西饑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
強盜棄市知秦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
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
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餽糧以圖活命爾宜
悉從末減不可
與強盜同科

發明

魯宣十四年饑春秋譏之蓋古者三年耕餘一
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
色太宗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而不敦其本府庫
竭矣倉廩匱矣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之矣綱目
所以書饑以示後世為
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二月李順寇劍州都監上官正大敗之

順分遣數萬眾寇劍門正為劍門都監麾下
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
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馘幾盡餘眾三
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
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
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大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

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
計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
是順遣其黨帥眾二十萬圍梓城中戶總三千雍悉智
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顯來援賊兵潰去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
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
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
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
繼隆繼隆執保忠
送汴保吉遁去

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墮夏州城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
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
也乃詔墮之遷
其民于綏州

發明

觀太宗處李氏兄弟蓋由明察有餘而剛果不足弗克謹始慮終必微於聲然後喻耳然李氏兄弟反覆之虜必非屈服於宋者太宗既知其狀當款誘京師禁錮終身不使之往返自如也夫何前因保吉之叛命保忠往鎮夏州遂使兄弟連衡邊患日甚其謀亦未矣及保忠雖執保吉遁去厥後屢降屢叛卒為子孫西顧之憂太宗啓之也於乎是時媒孽已成而乃削其姓名墮其城邑曾是以為弭盜之計耶不過逞其私忿云爾於保吉乎何預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置起居院

右諫議大夫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復陷嘉戎諸州

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眾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進復閬巴蓬劍等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詔礫順等于鳳翔市降成都府為益州

賜趙保忠爵宥罪侯

保忠至汴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發明

侯乃至貴之爵而加於叛逆之人則宋之是非紊矣壞國家之名器者非太宗乎故書以譏之

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

高麗數為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為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發明

繼恩宦者以之帥兵猶為清朝之耻縱有平寇之功但當優之以金帛而不當任之以爵位也

當時宰相阿諛苟容陷君不義少有人心者於焉而變矣夫何力陳繼恩之功欲除宣徽之使意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必擬以春秋之法宰相其誅首歟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分注載太宗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使宦官預政當與既而授以宣政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何其言之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烏有刀鋸之賤而能正人之不正邪既拒宣徽復與宣政所謂慮盜入室而資之不喪者萬無是理也

也太宗其失之矣

以張詠知益州

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謀詐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以趙昌言為川峽都部署尋罷知鳳翔府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鬪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

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

發明 昌言反覆小人不宜帥蜀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帝因人言而即罷可謂能從善者矣特書以予之宜也

上官正復雲安軍張餘敗走

先是賊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復雲安軍

九月罷權酷○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或末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

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張度鄭震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也

以寇準參知政事○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雪群臣以不食稱賀

廣義 分注云是日陰雪群臣以不食稱賀抑觀朝廷設司天以察天象不可有毫髮之差况日食

為天變之大者乎故尚書曰先時者殺無赦後時者殺無赦今宋廷之臣以陰雪而遂誣日之不食其欺君孰甚焉如果不食則當書曰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食綱目既正書于綱復反書于目者一以著群臣欺君之罪一以正太宗受欺之失也

以陳恕為鹽鐵使

未乙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
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
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
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
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
之卿等但假以顏色計令割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
百萬募吏以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
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
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痲裂無取上等取利
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
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蓋去宿
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每便殿奏事
帝或未察至形誚讓恕跋踏退至殿壁俟帝
意稍解復進確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
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
掠下則火光上則慧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
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

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
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
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变色
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發明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隱公慢棄國政遠
事逸遊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特書觀魚

譏之也太宗觀燈乾元自託太平其志陋矣饑饉相
仍兵戈靡戢而太宗恬不之慮却乃縱情逸樂粉飾
太平難乎免於呂蒙正之譏也綱目直
書觀深譏之耳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廣義

漢文帝時可謂承平富庶矣而賈傳尤有積薪
厝火之憂當太宗之世蜀寇未平繼遷未殄况

乎契丹方熾不許求成此何時也乃以盛滿為言宜
有以來蒙正剛直之說也噫若蒙正者可謂障頽波
之弘陂者歟

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契丹寇府州永安
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

契丹大将韓德威率眾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以勒浪等乘乱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廣義

契丹書曰寇者賤夷狄尊中國也

二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蜀盜平

先是四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眾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權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翰等至函餘首送行營其黨悉平

發明

自淳化四年書青神民王小波作乱至是三年李順張餘相繼而起攻陷城邑殺掠民財其禍益慘然則橫征暴斂者果何益哉雖然蜀盜烏合之眾縱橫兩川官軍屢敗壘三年而始平之則宋之武功不振亦可見矣故書蜀盜平既喜之復譏之也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曰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為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事政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太宗至道元年 五十一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卻之

承矩條子河漢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媿忿
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
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
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疾甚遷于故燕国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
孝章皇后群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
遵用舊禮帝不悅生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
言以直躬行道為已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書法

嗚呼太宗之於宋氏以家人言則嫂也以國人
言則后也今其死也而待之薄則其未死而待
之不厚也可知已夫太宗之薄宋后非薄宋后也薄
太祖也歷觀太祖之於太宗無所不厚何太宗之於
太祖無所不薄邪且宋后母子俱託官家之說言猶
在耳太宗何忍為哉向使太祖若唐之太宗則宋太
宗尚不能保厥躬矣况望有天下乎噫
宋太祖仁人也而太宗則忍人也與

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
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
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
况敢敵乎乃以浦為鄜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
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發明

書不奉詔著其逆命之罪也太宗因繼遷來貢
不能拒之以義而乃受之以爵使朝廷名器倒
行逆施輕如鴻毛豈不謬哉及加之節鉞繼遷不受
其損朝廷之威取逆豎之侮莫此為甚矣據事直書
交識之也

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
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
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寇準謂曰人心遷屬
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

語右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
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傳禮事之太子每
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
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發明 立太子以固國本此固當時之盛事揆之於義
則未安焉蓋太宗所居之位太祖之位也所治

之民太祖之民也所享之富貴太祖之富貴也太祖
遵母后之命發堯舜之心慨然傳禪畧無疑沮太宗
得位欺心遽生誣累弟姪不得其死此固千載之遺
恨也太宗苟有念兄之情曷亦求兄之子孫而立之
則母命允倫兩無所歉今乃急立己子誇越天下而
太宗孝友之心果安在哉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其義自見

廣義 嗚呼子賢而父悅天理人情之至也分注備載
太宗不悅其子之賢則其得國之非斷可識矣

李繼遷寇清遠軍○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
有終為西川招安使○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之

卒于軍

契丹韓德威謀知御卿有疾遂帥衆攻府州以報子河
以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
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
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
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
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發明 凡書卒于軍嘉死事也御卿心宋之誠可謂切
矣前書契丹寇府州折御卿敗之此書契丹寇

府州折御卿禦之雖云有疾奮不顧身觀其對母之
言其君臣之義曉然矣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御卿無愧焉

廣義 凡書卒于軍者所
以著死國事也

二年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以太祖孫惟吉為閬
州觀察使

州觀察使

丙申

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發明

太宗之官惟吉或者皆以存厚為言臣獨以為不然蓋太宗所得者太祖之心以報太祖斯無歎焉彼德昭鴻基太宗當思太祖之心以報太祖斯無歎焉彼昭之長子惟吉尚在則當冊為儲嗣不食前盟可也夫何隱而不發必待既立已子然後舉而官之嗚呼即其以為觀察使者亦非本心特欲鉗天下之舌意以我之不足負太祖云爾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綱目特舉太祖孫惟吉書之所以誅太宗之心深譏之也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眾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察自河西還言繼遷眾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領兵不去

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廊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迂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以陳靖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利為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廣義

此雖不及三代井田之制亦庶幾焉耳矣為之不能成人之美君子惜焉

寇準免

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
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
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
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
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
購贖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
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
極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
曰鼠雀尚知人意况
人乎遂罷知鄧州

發明

準剛直有餘而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宜乎有
例書者其亦徇名責實之意
耳其亦責備賢者之意耳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

涼州周圍二千里領姑臧神烏番禾昌
松嘉麟五縣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擊敗之繼

隆不見虜而還

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
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
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
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
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重
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
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
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亂
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
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發明

繼隆不能無逗撓之責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理之必然是時繼遷跋扈太宗肝食繼隆親承
上命復受方畧德音在耳不可忘也為繼隆者當勉
勵諸將戮力同心直擣巢穴擒其亂賊則不辱君命
矣夫何虛行十日不遇而還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副
將范廷召擊敗所以羨偏裨之能立功書繼隆不見
虜而還所以譏主將之違君命美在廷
召則罪在繼隆矣此曲直之繩墨也

九月秦晉諸州地震○大有年

發明

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曰五穀大熟曰大有年胡傳曰程氏謂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葦宇飛流者異也景至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蓋太宗享國二十二年獨此書大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變異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如此其旨深哉

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為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

發明

張洎故唐之臣責國降讐苟焉無耻况性險詖巧於將順是乃小人之魁桀也宋不能誅而復用之雖有文藝之末亦無足取矣故於罷而削去其官

庸義

分注載太宗拒張洎之說可謂獨見之明者也易曰牽復吉太宗其庶幾矣

以温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葬

孝章皇后

發明

自至道元年書開寶皇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則太宗棄禮悖義而無兄之心益著矣故特書以著其失

○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
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
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史臣曰太宗沉謀英
斷儉勤自勵閱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
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
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
世不能無議焉

廣義

端之處繼思若獵猛獸而置諸穽天下大事不
塗者也

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行軍司馬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為司馬降王繼恩為
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潭州

發明

昌齡交結內侍將謀廢立其罪已甚苟非呂端
諸賢維持調護弘濟艱難則姦黨之計成而儲

嗣之位易矣嗚呼小人之心利於立昏者以其欲售
在已之姦而擅竊威福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綱目特書有罪則其貶而絕之之意深矣

立郭氏為皇后

后宣徽南院
使守文之女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元元佐為楚王

發明

廷美之不得其死元佐之無故廢棄皆公議之
不容也帝即位之物首行此舉是亦天理人心
之不可泯沒焉耳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
罷又曰望復位日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
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
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

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發明

書請罷嘉恬退也蓋功名之際得之為難失之甚易是以固祿位而保功名之際得之為難失之

其輕富貴如浮雲視功名如弊屣急流勇退考槃山間味谷口之清風釣溪邊之明月而飄然於物外者幾何人哉太宗之時劉昌言罷官而有涕泣之譏呂蒙正去位而有目穿之誚若水喟然發歎惻然動心以為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今以母老上章乞解樞務是誠泥塗軒冕見幾而作者矣其高尚之心何加焉故綱目特書請罷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

秋八月趙鏐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峤為副使○冬十月葬宋熙陵○十二月追尊太宗賢妃李

氏為皇太后

帝生母也

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發明

書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不奉詔又書寇清遠軍又書削姓名分道進討則是繼遷叛逆之

罪不可赦也書李繼隆為都部署又書繼隆不見虜而還則是繼隆違命之罪不可逭也夫繼遷背叛既不能討繼隆失律又不能誅此固太宗之失少帝雖居諒陰正宜賞罰明決茲既繼遷復官繼隆付之不知真宗諤政如此曾不自知玩法然則書復繼遷姓名加其官爵不知前日削之也何為而削今日復之也何為而復參考

廣義

抑嘗考繼遷本中國人四世祖思忠討黃巢立功唐因以李賜姓遂有西夏之地開寶七年以

定難都知蕃落使叛乍臣乍叛無如之何但賜其姓名與削耳意削亦叛賜亦叛於賜與削果何益哉曰然則何為而可曰於其降也則羈縻之而處以必死之方庶乎其可也豈可既受其降而又縱之邪曰于

時繼遷正倚契丹聲援朝廷邊患莫此為甚烏能處以必死之方哉曰既不能是但當修德教謹守備而已惡在姓名之賜與削哉

續綱目卷之二終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後學 餘杭 周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時恭 廣義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 凡二十五年 盡壬戌宋真宗乾興元年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戊戌

彗出營室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因計未善帝嘉納之

發明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為之明潤鳥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形於上者哉是時李繼遷跋扈而不能討反益之以地而復其姓名又况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

時繼遷正倚契丹聲援朝廷邊患莫此為甚烏能處以必死之方哉曰既不能是但當修德教謹守備而已惡在姓名之賜與削哉

續綱目卷之二終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 凡二十五年 盡壬戌宋真宗乾興元年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戊戌

彗出營室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戒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因計未善帝嘉納之

發明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為之明潤鳥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形於

上者哉是時李繼遷跋扈而不能討反益之以地而復其姓名又况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

樞密不得預議此固時事舛誤之大者使真宗少有酌量者則無是矣書彗星見而下書詔求直言則庶幾有恐懼脩省之實分注言田錫上疏帝能嘉納非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者比矣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欽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發明

咸平之初政事清明故彗出營室隨即詔求直言綱目已書之矣至是以除逋負等事群列下策則其勤恤民隱之意為何如哉大書特書皆予之也

五月朔日食○冬十月朔日食○呂端李至温仲舒夏侯

嶠罷

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至是以疾罷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常為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常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象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

沉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沈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
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死

休哥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邊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來還

發明

休哥契丹之賢將其卒曷為書死惡其純夷故夷之法嚴矣首上足下之分明矣

二年春閏三月早求直言

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畧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背

理傷道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

發明

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真宗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而帝初政清明非昏惰之比其屢召災異者是亦天心之仁愛也朱台符曰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帝前因彗而詔求直言此因旱而亦求直言可謂有乾乾惕厲之意而非玩災忽變者比矣書求直言深予之也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又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

亥巳

清慎能保功名守法
度為宋良將第一

發明

宋之諸將卒而具其官爵者前有潘美後有曹彬二人而已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史稱其為宋良將第一故於其卒而特具官爵以示褒焉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

以王顯為樞密使○以呂文仲等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侯嶠及文仲為侍讀學士昺為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八月楊礪卒○九月朔日食○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都

部署康保裔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且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問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惟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幕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道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道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為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大怒召潛還流之房州

發明

契丹主舉號斥名狄之也書入寇賊之也保裔難無苟免之言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夷夏之正理者死得其所以宜乎以全節予之也春秋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此書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深予之也因帝親征虜人宵遁是知夷狄之情弱則悔之勇則怯之耳於乎使繼世之君皆能如此則夷狄之禍安得復見於靖康也哉

子庚

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廷召追敗之

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發明

已去而躡之謂追廷召此舉誠有功矣故揭而書之以示勸

宋湜卒○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均遂陷漢州詔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將兵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鈐轄

符昭壽亦驕恣侵奪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緹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自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鐸為謀主三月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緜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發明

推王均為首者均與聞手故也故罪之惟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其曉諭賊卒之言君臣之義逆順之分明矣故書死之以著其節此綱目善惡之勸懲爾

帝至自大名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脩黃河監察御史王
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
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
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
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
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
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苟用得其人可
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
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
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廣義

書曰帝至自大名者即
春秋公至自乾侯之意

知蜀州楊懷忠會兵討王均

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
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
而退後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追賊
至州南十五里若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自固
發明 時王均作亂攻陷城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當時無有奮激起義為天下先者獨懷忠

親會諸將以討叛逆其忠國之心可尚矣故大書知
蜀州楊懷忠會兵討王均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綱
目為臣子殉國
之勸亦多矣

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

初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
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雷有終敗績于益州

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克復漢州有終
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若終擊走之一日均開城偽
為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分剽民財部伍
不肅賊閉關發伏布林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
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
州城中民皆奔逆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因繫之支解
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
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
之至則署其衣袂
釋之日數百人

發明

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與尸雖正亦凶此苟林父所以有郟之敗也今雷有終之師素無紀律縱其剽掠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網目於此以自敗為文若曰有終之師無有能敗之者有終自敗之云爾夫以全師入蜀無故而敗有不甚哉

廣義

有終敗績不能無罪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蓋言師出不以律雖勝亦凶也况不律乎有國者之任帥盍亦知所戒云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

謚正

六月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兩城滑不能上九月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糴暴遂以入悉焚其望櫓棧石先遣東西南北若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楊懷忠追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鳴鑼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枝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借偽法物旗旌甲馬甚衆擄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顯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廣義

李沆被酒失儀小過也遽免大臣大失也觀此則知失而免之耳此與鷓鴣冠之義畧相似觀分注則得其意噫齊賢酒失之免文靖盛德之累乎

丑辛

四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三月以呂

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王化基罷以王旦參知政事馮

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回鶻來貢

願助討李繼遷

發明

是時繼遷逆命屢抗王師朝廷無如之何而回鶻絕域小醜尚有願助討伐之意故分注因而存之可見天理民彝不以異類而不具然綱目止書來貢而不書助討之事者宋無討罪之舉回鶻之請亦徒然云爾嗚呼以繼遷之梗化夷狄尚知助討不容真宗獨能容之何哉此所以來外夷之侮也

以王欽若參知政事○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

廣義

冗吏之汰為治之先務也綱目月之而又詳其實者其予之之意深矣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發明

汰冗吏頒九經皆為國之善政也蓋冗吏既汰則所以省浮費而絕姦欺九經既頒則所以明聖道而敦實學為國之政莫善於此故備書予之使真宗慎終如始而不為他技所惑則豈不為令德之主耶惜乎不足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群臣議棄

守之宜揚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有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夏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揚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鞏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

發明

保吉未嘗書反此特書反何所以罪保言而譏真宗也繼遷驚悍無狀帝所親見者譬猶山鷄野鷲雖謹其繇籠飽其飲食一時少縱則高飛遠舉矣豈家之所能馴哉夫何加之以節鉞復之以姓名

遂使繼遷得志益輕朝廷而素無忌憚耳自是陷清遠據靈州破西涼日以盛強浸不能制蓋由朝廷姑息之政多處置之法少焉故曰慎厥終惟其始於乎威令不行而徒以爵祿啖虜何其謬哉李氏自太宗縱之真宗容之仁宗又從而羈縻之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以為國者不可不謹之於微云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發明

濟以孤城抗數萬之虜兵少援絕身死王事可哀也已夫以靈武西鄙之藩屏宋人無意固守

寅壬

雖濟刺血求救亦無至者則相君謀國亦踈畧矣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裴濟特書死之以著其全節實之

夏六月周瑩罷○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召种放為左司

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於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發明

科放隱士耳曷為不書隱士而直書召种放若已出仕然者何譏之也然放祿賜既豐頗飾輿

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則是不能以禮義養心而為富貴之所淫耳若放者其可以全德目之哉嗚呼窮此守而達亦此守者君子也窮此守而達易此守者小人也故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智者不以存亡易心書法如此放雖欲辭其名不可得也

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而代之

宗壽延祿之從子也

冬十月向敏中免

薛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携資產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託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婚柴又代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悅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

庸義 或曰敏中之免當乎曰未也彼王嗣宗忌敏中與王承衍協謀無疑矣貞宗不此之察而竟以坐敏中不惟深中嗣宗之計抑且不服敏中之心曰然則何為而可曰正其違詔之罪則庶乎有以服其也

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

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燕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

繼忠以去

耶律奴瓜寇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符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

東備為敵所乘 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驩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發明

是時虜寇望都諸將畏避獨繼忠奮勇當先委身血戰力不及而被執其志亦可嘉矣蓋力有餘而降之者不忠職有守而降之者不義力有餘者

據大鎮擁強兵之類是也職有守者為郡牧專城邑之類是也繼忠雖為部署既無據鎮擁兵之事又無郡牧專城之寄力屈而執既執而降乃不得已耳故不書降而書執執者善詞也力屈而被執也所以原其情而恕之也雖然使王超桑贊諸人戮力同心倚角殺虜則繼忠安有被執之辱哉故綱目恕繼忠者一以罪諸將不能救援之失二以譏朝廷不能擇將之非夫以邊陲之防僅能如此則其餘之事不言而可知矣此書法之深意不得不詳辨而發明之也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
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
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
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准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
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
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
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馬準至三司檢
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
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
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
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呂蒙正罷○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發明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又兵象也有孛
于井鬼井鬼者乃二十八宿之惡星也禎祥妖
孽隨其所感先事而後著後一月趙保吉陷西涼閣
一歲而契丹大舉入寇然則天之示人顯矣星之有

占明矣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
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
後以責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
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發明

田錫言事無隱則其不負諫職亦多矣

廣義

世號陽城為直諫然激於昌黎之論若錫者無
所為而為者也其賢於城也多矣綱目於其卒

也不惟月之而又具其
官者惜其死而美之也

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潘羅支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

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於是潘羅支偽降保吉受之不
疑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

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年四十二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疆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申震癸卯丁未復震

發明

正月乃一歲之首京師乃天下之本而地震焉其異可知矣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陽動而陰靜今既地震則是用弗端而賢否雜進夷狄侵擾而邊陲未寧是以書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人君知此當兢兢業業戒謹恐懼同敢怠違而無驕奢縱逸之行也所以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者欲後之人君知所恐懼云爾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

謚曰明德

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保忠狀貌雄毅若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至是卒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且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

制織悉備具或狗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屬民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勸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發明

宋僕射同平章事者多矣未有於其卒而書之者獨李沆特書于策所以表其忠勤之績以示勸

廣義

文靖作人固無可議然而白璧微瑕惟在齊賢一免耳

以畢士安參知政事○盜殺朔方節度使潘羅支

趙保吉既死故黨迷般囑及日逋吉羅冊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讐會其黨攻者龍羅支率百

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羅支之第斷鐸督為首領朝廷聞之授斷鐸督朔方節度使

發明

殺羅支者保吉之故黨耳曷為書盜賊而賊之也唐元和中盜殺武元衡綱目大書其官蓋言

其無忝股肱之位故予之也自保吉叛逆干戈靡寧更歷二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勢愈熾必至於喪師失地而後已幸而景德之主乾剛獨斷以平賊為事不以得失利害而沮一定之謀然而叛黨相繼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極羅支六谷酋長躬任討賊之責觀其連衡蕃部擊殺保吉與賊為仇誠足以當節鎮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是任不失所守足為宋之藩臣此固書法予之之意也夫忠臣義士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相為始終臣恐後人或以羅支死於盜賊曲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為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云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事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辯帝始不疑

廣義

寇準能安其身於真宗之側者有畢公維持調護之也不然鮮不為張齊賢矣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遼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眾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又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廷渥擊敗之契丹遂駐兵陽城

眾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倘佯無闕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報之

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請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於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發明

嘗觀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入陽之有得宜耳處置者何堅其城壁利其甲兵示其威武固其恩信謹斥候之戒峻出入之防彼來寇則擊之彼

向化則撫之自然畏服而不敢犯矣是時契丹傾國入寇蓋由防閑慎密控不得志遂有議和之舉其情狀固瞭然矣宋因其求和遣使答報其中國正大之氣象何如哉故夫書契丹來議和所以嘉其向化之誠而進之也書遣曹利用報之所以美其戰兵之念而予之也嗚呼微矣

置龍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發明

是時虜寇澶州朝廷震恐誠敵國外患臨深履薄之舉陳堯叟有請如成都之謀苟非寇準畢士金陵之舉陳堯叟有請如成都之謀苟非寇準畢士安靜以鎮之毅然不惑則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可見也雖然臣有謀而君無主則亦不能成其事焉真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是君有是臣此其所以取勝靖康無是臣亦無是君此其所以取敗故夫書進寇澶州罪深入也書帝自將禦之嘉明決也識者宜詳察焉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撻覽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撻覽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

捷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瓌守牀子弩弩械機
發射殺之捷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劍
發明 國書射殺蕭捷覽喜之也捷覽在契丹為統軍順
畧地為衆所推今被李繼隆之將張瓌綱目變文書軍者所
辱乎然射之者繼隆之將張瓌綱目變文書軍者所
以甲夷狄而尊中國也以為繼隆之軍尚能射殺契
丹之將况繼隆耶言其軍乃所以歸功繼隆也綱目
之旨顯而微矣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

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
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
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
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十二月朔日食○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
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盛輿至

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來其後金陵亦
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
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
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
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
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
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驛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
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
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
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
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遠望見御
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
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
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
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
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
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
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
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
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

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帳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界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還前曰我引眾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緡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

發明

寇未有書至者上書進寇澶州深入也而帝六騎輕出臨城禦之固有以奪人心矣書曰請盟

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後書邀出盟者大異矣寇準內舒國政外籌軍旅號令明肅契丹悚慄是誠社稷之臣也故陳瓘曰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惜乎真宗不足以語此此綱目既所以為宋喜又所以為宋惜意

廣義 謝安以奕棊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江左為念一以畏憚戎狄為心不能長顧却慮而扭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謹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豈致篡竊相仍而子姓被俘哉嗚呼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帝至自澶州

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

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
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發明

澶淵之盟春秋所取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
兵乃凶器戰乃危事息吏安民亦守國之先務也宋

與虜和肆赦天下似乎可醜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
乃盛德事耳故又喜而書之然不書其事
而直書大赦者又惡中國納侮而諱之也

以馬知節楊延昭等知河北諸州

畢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知節知定州延昭知保州
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
才

置國信司

以契丹脩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生之領以
宦者時遣太子中允孫敬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
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
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為然弗果易僅隨

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
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廣義

戎狄無信書置用
信司者志其失也

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

繼隆處耘之子嚴於馭下而賓禮儒士太宗時每征行
必委以機要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
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帝促
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

發明

繼隆以元舅之親屢立戰功能謙謹保身
是亦宋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予之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

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
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韃靼九部致貢于契丹 ○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白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

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翰累運壽决勝軍謀宏遠
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
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自是歲以為常

發明

歸者彼有求而與之之詞不曰納而曰歸尊中
國也或以為譏曰是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
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去邠以避之漢亦以玉帛賜單于古之帝王待夷
狄譬猶禽獸啖以飲食使飽其欲而已矣不與之較
也歸幣之事安足譏哉故綱目特書于冊以見息兵
為重事也

廣義

于時君臣輯睦將相協和幣雖不歸契丹亦無
如之何矣夫何真宗自弱國體之若是哉厥後
契丹動以不輸歲幣為辭皆真宗有以啓之也

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發明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咸平六年書有
星孛于井鬼此書有星孛于紫微然則真宗之世星
孛兩見得非由其沒不克終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
歟綱目特書于冊者所以明天象謹告甚顯為
後世人君遇災而懼之戒也其旨淵乎微矣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緣
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
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
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
經畧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

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
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

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
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
來不絕

發明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春秋進之契丹自開寶
八年書遣使來通好然其入寇遂以號舉者惡

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遣使者嘉其
慕義自通故進之也胡傳曰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
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
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春秋謹華夷
之辯綱目則之
故其書法如此

三年春二月王繼英卒 ○罷寇準知陝州

午內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
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
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
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

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
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

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
何耻如之帝傲然不悅欽若曰陛下間博乎博者輸錢

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
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
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郡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

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
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

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
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發明

罷準而不書其故無故而罷也然曷為不具官
原情也準自澶淵之還頗矜其功則不能無過

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準實愧焉然準之矜功
不越小疵耳澶淵之役苟無寇準則天下分為南北

矣茲因王欽若之譖出知陝州則真宗於聽德之
聰有少虧而亦不能無過焉據事直書交識之也

廣義

城下之盟非準之意真宗意也真宗反聽欽若
之譖而疎之不亦左乎于時真宗蓋思曰向若

從欽若金陵之幸則宋之為宋未可知也一聞欽若之諧準即當逐欽若而褒準何為罷準而顛倒是非之若是邪若準者可親而不可疎者也至於欽若其可疎而不可親者欽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識者重為真宗惜焉

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

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為已恩卿當深戒之

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簽書院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夏五月南平王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越而自立

知廣州凌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許遣使諭曉之

發明 龍廷驕悍篡竊骨肉相殘在王法之所必討真難得而易失功者難成而易敗交州中國之地不幸為賊所乘一旦自相攻伐衆心離叛不於此時興師弔伐復其故壤而乃以素修職貢遣使曉諭謂之何哉故綱目必正色書之曰龍廷殺其兄龍越不以夷狄之故而未減其罪其扶理過欲之法嚴矣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奉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資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冊德明為夏國王

發明 趙得吉叛服不常真宗討之而不能克保吉既歿其子嗣位德明屢表歸款綱目特書請降至

此遂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則是聽其改過自新以
恕待人此忠厚之意也而亦綱目予之之意也
葬明德皇后

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三月還宮

又置國子監于西京

發明唐懿宗歷拜十六陵綱目非之蓋宗廟之祭因
典具存而編謁諸陵此何禮也真宗庸鄙若此
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
失自見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

遼西幅圓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
樂都督府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做臨潢置宮掖樓閣
府庫城市實以漢戶號中原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謚曰莊穆

五月朔日食○增孔子守瑩戶

凡二千戶

六月葬莊穆皇后○宜州軍校作亂以曹利用為廣南安撫使討平之

初置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
承規推判官盧成均為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柳州
進圍象州詔利用帥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
均率其族來降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封為交趾郡王賜名至忠

發明骨肉相殘古今大惡當是之時龍廷有殺兄奪
位之罪使宋室有人則當窮治其惡正其弒逆
之誅然後人道可立今既不能討反乃授以爵命則
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類變為禽獸中國胥為夷

續綱目卷之三

狄矣吁真宗自棄禮法將何以服天下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悖畔之失

○八月韓崇訓罷○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儉狃過人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發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以事是君為容悅者也小人

故凡所以悅其君者摩頂放踵苟可奉君之欲雖斃其身有所不惜而利民奉君是為常態竊其榮私於已貽其禍患於君雖至於殞身滅性而亦不悔是以人君宜遠而不宜近宜疎而不宜親或曰君無以辨言亂舊政臣無以寵利君成功信斯言也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得君殊不知君心之驕實基於此故下書天書見自是以後東封西祀浸不能已實謂有以啓之也所以小人為君心之蠹耳故綱目直

書以著其欺蔽之罪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

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快快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出薊乃可滌此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書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電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欽歡甚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群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

續綱目卷之三

大中祥符元年

正月

天書

大中祥符三年朕疎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鷓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絨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睿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絨帛盛以金匱群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賜京師醮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書曰有天書見于承天門深病者也天何言哉安有文字然則小人

之逢迎其君真宗之不辨其偽胥失之矣昔漢武以天瑞紀元綱目譏之尹氏曰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自新垣平以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今而宋之小人欺蔽其君偽造天書乃反以大中祥符為名自後紛紛不可勝舉書曰大赦改元非善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札偽書豈祥符乎

廣義

天書之醜人人得而非之故今不復詳其弊也于時王欽若揣知帝意故先以言飾之繼以欲

投之所以其言易入而其事易從也然豈特欽若之可罪哉當置真宗于首惡可也烏有堂堂中國之主而甘為講張偽幻之小人邪厥後徽宗有道君之稱而父子相繼歿于沙漠者謂非真宗之作俑不可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信哉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吝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際奭一人而已

發明

上書詔議封禪下書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則人臣事君之常道當時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二人皆儉邪小人固無足責王旦碩德重望弗克諫止反率群臣首倡是議何耶蓋由美珠之賜固結其心云爾嗚呼士君子讀聖賢之書不以仁義為利而可壞其心術以利為利哉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王旦於天書未作之前其相業不無可觀一自受賂而贊成天書之後其妄行之事如東封者甘心為之而不耻人以馮道方之未也必如一鄉原人而後可春秋之責且其首乎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群臣上帝尊號

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鋤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因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

書告于
太廟

發明

正月書有天書見是月書得天書半載之間而天書兩見者何耶夫天者理而已矣至公無我景德以前此天也此君也祥符以後亦此天也亦此君也景德以前何待真宗之甚倨祥符以後何待真宗之甚恭乎其謬妄矯誣不言可驗宋人至無謂者莫甚於加尊號之事然前史猶載其所上之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至綱目止書群臣上帝尊號而不著其詞者正以濫名無實故特削之耳自後加尊號者皆倣此

廣義

鳴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真宗之好祥瑞而獻瑞之徒何其多也如其果出于天則天乃狗君之欲者耳謂之天可乎若真宗者其欺天罔人之尤者也

作三清昭應宮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魯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京師以玉格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園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乙神筆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礧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礧帝登園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

發明

上書正月大赦此書冬十月大赦一年之內兩頒赦宥則其玩法原姦莫此為甚焉綱目自漢元以後凡赦之無事義者皆不書而此屢書之者所以著其縱修無度志憂肆赦云爾

廣義

大抵封禪之謬昉于嬴政之狂妄初非唐虞三代之盛事也何真宗決欲行之而不顧邪其意

惟欲欺誑契丹是以不顧禮義而為之耳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真宗天且欺矣况人乎哉且當是時朝廷與契丹通好使輅往來不絕于道未聞契丹以封禪而遣使來賀是亦契丹之不可欺也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謚玄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充國公閔損魯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發明

真宗自正月以來書得天書二書議封禪一書盡善獨此過曲阜謁孔子之事頗協輿情而帝曾中之涇渭亦明矣蓋由其天理萌動之機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也聖人遺範取重於萬世豈不於斯可見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不及其善耳

廣義

真宗祀孔子太公追封從祀諸賢者非其本心也蓋以天書封禪而連及之耳不然何於十月封禪而十一月遂行此礼乎噫聖賢因封禪而得享斯禮者是亦道之不幸也

還宮

帝還群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

二年春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

先是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銀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官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

發明

漢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綱目識之茲以方士為左武衛將軍則非其義矣凡群臣封為將軍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事有不待貶黜據事直書而惡自見者此類是也

酉巳

廣義 自古邪不可以干正真宗於小人無稽之言聞言弗聽真宗何足以知之

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昇州大火陝西旱蝗

發明 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

厥宗真宗東封西祀粉飾太平而日食大火旱蝗繼書于策嗚呼日食君道之虧大火旱蝗民災之甚災異迭見而反謂之太平抑不知宋世所謂災異者果何事耶宋之君臣逸豫如是尚可與論治道哉噫天變之告戒審矣綱目之垂法嚴矣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充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發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是時水發徐

此為甚真宗所目擊者苟少有人心則於焉而變矣丁謂乃上祥瑞之圖帝復不省甘於自欺亦可謂寄生之君耳雖然丁謂前書上會計錄此書上祥瑞圖蓋會計之上尤可怒焉祥瑞之上其惡甚矣誅謂之心其與秦趙高指鹿為馬隋高德彌指野鳥為禽以欺其主者何異哉比而觀之其惡自見

五月代州地震 ○冬十二月契丹隆緒母蕭氏死

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專擅國政賜德讓姓耶律改名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蕭氏死未幾德讓亦死契丹賜地陪葬陵旁

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發明 頃因諛臣之言詔革先朝之制此何義耶兩漢

成庚

賢良固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抑不知真宗之世災
變方殷闕政不少曷為罷之當時舜詢于蓍雋禹拜
昌言亦因懼災變訪闕政而若是乎此謬妄之言烏
足深信分注備於下意有在矣故綱目特書曰罷以
明其不
宜罷也

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黎至忠遣使入貢詔
封公蘊為交阯郡王

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為至忠親任乃遂至
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
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
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
賜之
器幣

發明 交州自丁氏竊據以來四數十年凡易二姓其
禍慘矣黎桓以臣而篡位於于丁璿公蘊亦以臣
而篡位於于至忠然黎氏自淳化四年受封迄今父子
相繼十有八年而國亡豈非天理之昭報乎然何以

不書弑而書殺蓋至忠殺兄而襲位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雖然亂臣賊子不可不討故又書殺其主以
正其罪於乎當時天下一統非春秋之世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却乃縱其亂賊不能討伐而反封之以爵
殊不知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賞罰何從
而正哉綱目備書于冊所以交罪之爾

贖呂端第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於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
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
庫金帛俾償之蕃第苟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
為掌賦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
恩舊臣始終
委曲至矣

發明

呂端輔佐太宗有致治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
窶質其故廬真宗雖能憫子孫之貧贖而賜之

然所以錄用其後而振恤之者殊未之聞也他時既
不可質惟有毀之而已故綱目止書贖第之事而他
無可書蓋亦重為之惜也
其與唐贖魏徵第同意

夏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俘其民而去

先是契丹將蕭圖王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耶刺里至是圖王復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士隄口故城以實之

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

契丹主隆緒謂群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蕭敵烈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抗敵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

發明

弒者下殺上之名直書弒其主誦正名定罪也立誦兄詢何欵與聞乎故也安有賊不討而亟於自立豈得未戒其罪哉綱目嚴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如此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秋旱蝗○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

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發明

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此內侍之故態也真宗乾剛獨斷不惑群議其亦明而有守者乎易曰荷校滅耳凶言小人惡極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赦云爾守恩擅取民田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固其宜也故綱目特書有罪誅所以深絕之權其輕重而書見君子之心得好惡之正矣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

契丹主隆緒伐高麗先遣高止韓杞問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康肇帥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為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敵魯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銅霍貴寧等州皆降契丹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歸高麗

發明

予之春秋之法乱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康肇

絕矣高麗不能討悖逆之臣天子不能行弔伐之典

乱臣賊子何以懲究契丹與有名之師討叛乱之賊

故書伐書誅以予之予在夷狄則罪在中國矣綱目

意其嚴矣哉

廣義 戎兵雖盛終非仁義之師焚掠殆盡果何謂哉宜乎降城之復叛也国之興師可以鑒矣

十二月夏州饑

西夏管内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

云已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夏州乃李氏所據然曷為不書夏饑而書夏州饑不成之為列國也夏州李氏

網目特書于冊所以著其窮迫之意云

亥辛

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先是群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陳堯叟為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

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鼎縣奉祗宮祀后土地祗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

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

卜有曰陛下綽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

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

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

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

契丹慶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

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

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群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發明

真宗此舉感之甚矣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西祀東封迄無寧歲然而災異迭見天變屢形則其

無益於事蓋昭然矣是時諂媚罔敢誰何善乎孫奭

有曰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

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使其聽與之

言渙起宸斷一新政令滌其舊染可也惜乎

徒嘉其忠而不能從焉綱目直書深譏之也

廣義孫待制一疏忠誠懇切雖武夫悍卒亦能感動

待制也一孫待制獨如宋玉何觀此則當

時王旦諸人其得罪于孫待制也多矣

三月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

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為詩精苦帝自汾陰還次

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

發明魏野甘於恬淡不求聞達天札屢臨召之不起

偽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比哉故

直書不至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廣義

太宗之世有種放真宗之時有魏野皆

謚文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太子太師呂蒙正卒

六月江淮大水○秋七月馮拯罷○畿內蝗鎮眉昌州地

震○八月河決通利軍○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

冊使

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

發明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水歲內蟲蝗鎮眉昌州地震河決通利軍並書于策

則上天之怒莫此為甚下民之災莫此為尤而乃馳

驅道路戲豫無常敬天之心漠然無有真宗誠可謂

冊使

下愚不移者矣故書以向敏中為五嶽奉冊使於災

異之下則其忽天變之心為可見焉事有不待貶黜而義自見者此類是也

壬子 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為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高麗王詢乞降于契丹

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為辭初契丹以鴨綠江地予高麗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其有女真人知高麗事者言于契丹以為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紫廣若開京凡旁邑所貢珍異皆在焉其旁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紫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也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

發明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雖貧窶處之晏如誠易所謂肥遯無不利者矣真宗聞其名而賜以粟帛樂善之誠何切哉

廣義

抑考逋嘗有詩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後世皆知封禪之為非也逋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趙宋間人物雖司馬子長亦當作衙官矣

秋八月朔日食○作會靈觀

奉祀 五嶽

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

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

素喜誨誘後進
時以重德推焉

發明

人君之德昭如明鏡則妍媸悉辨自不能逃否

簡儉自守誠重德之臣也見忌欽若遂毀罷之則真
宗於一念之明為少虧焉於戲三代以後能辯霍光
之忠上官桀之詐者幾希綱目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
為姦人所惑者幾希綱目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
明其無罪也

廣義

分注載王欽若計罷安仁則知小人之陷君子
無所往而不用其心也君子亦未如之何矣詩

曰取彼諛人投畀豺虎此之謂歟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

密副使

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
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

珪等蒐講墜典大脩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
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
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
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為瘦相
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
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
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廣義

王子明嘆羨文靖而追思其言可謂昧昧我思
之矣雖然悔將焉及然其慎終于始子明其有

昧於此哉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
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
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
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
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
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生

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
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
恩命丁謂等脩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
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
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群臣上帝尊號曰崇文
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發明

易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
通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春秋繫王於天其尊無對
群臣之所瞻仰四海之所依歸故兢兢業業無敢怠
荒真宗以聖祖下降宣諭群臣則其惑世誣民莫此
為甚以萬乘之尊而效虛無之說惟誕不經殊無愧
耻深可醜矣遂使徽宗效尤仍至覆國惜哉故綱目
凡前史所載加號之事皆削而不書不予其妄也然
不書聖祖降而必書帝言聖祖降則不惟
譏帝之妄誕蓋所以明其必無是理也
廣義 唐太宗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至今以為明言
宋之真宗發此妖言妄語其亦異乎唐太宗之

見矣殆孟子所謂妄人是也以妄人而帝中國則是
黃屋中居一妄人耳安望其能立人極哉備書于冊
適足以發千古之笑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

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
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
宮以旦為刻玉使
王欽若與謂副之

廣義

真宗狂妄人也既欺其天又欺乎人而又欺祖
宗則是問閭走隸之不若也夫問閭走隸尚知
天人祖宗之不可慢而况萬乘之君乎綱
目備書于冊所以遺真宗萬年之臭也

作景靈宮

奉聖祖也

發明

凡書作不宜作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真宗蔽錮已深無益繼作前書作玉清昭應

宮又書作會靈觀此書作景靈宮竭天下之財而不恤歛天下之怨而不辭嗚呼節用愛民為國首務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費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以為後世作無益者戒耳於宋乎何誅

改孔子謚

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廣義

歷考太祖之先見諸史冊者未嘗有玄字之名者也使果有之亦二名不偏諱何嫌乎此皆真宗不經之說耳何以為訓雖然吾夫子與天同德惡在其為玄至哉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蠶蜀人龔羨者以鍛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

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况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右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聞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政外

發明

曰夫子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贊坤無以資生萬物坤非乾無以資始萬物乾坤雖有尊卑其道相為一體夫婦之配義若乾坤故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春秋諸侯稱薨而夫人亦稱薨明其齊也然則天子立后當精遴選劉氏起於寒微安可儼體宸極母儀天下耶真宗以偏愛而立之失禮甚矣李迪正言切諫帝不能用惜哉故綱目直書立德妃劉氏為皇后文無照詞乃所以深照之耳

廣義

觀分注載真宗立后之事則李迪楊億丁謂人品之高下不言可知矣

丑癸

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
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
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發明

治國之道莫大於革弊政而恤民瘼所以安黎庶真宗禁內臣干

預公事

除農器稅皆治國之善政也綱目特舉而書之意有在矣

廣義

除農器稅細事也綱目記其時而月之者美其重國本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獻天書于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
七千本遂詔扶持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于朝元殿

發明

上書日食下書獻天書則帝之不重天變為可見矣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於乎

人君所畏者天耳天不能言而災異譴告以警君心苟或人君玩其災變則是不能畏天而般樂怠教矣

真宗自祥符以來敬天之心少虛誕之心多故雖災異類仍恣然無懼宣不深可惜哉比而觀之其義自見矣

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

先是詔親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
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
主邪帝曰東封祀汾謂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

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不奉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
以示群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清宮丁謂獻

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曲赦亳州及車駕所
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為集慶宮賜醮三日

發明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為下然則
人君當以唐虞三代為法漢唐以後皆不足法

也夫以良法善政行於盛帝明王者後世多不能
而驕奢縱侈之事行於昏君庸主之時者後世遵之

不遺此無他義利不兩立故耳真宗事事慕效唐之
明皇而乃強辯飾非驕矜自肆雖孫奭反覆曉告復

寅甲

而不聽惜哉故綱
目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

孫奭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
德之主邪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

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宜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
非之觀此則知真宗飾非以拒乎奭者至矣為奭者
蓋亦曰然則姑以東封一事言之則始于秦皇也今
陛下專意東封必欲取法於秦皇矣秦皇抑豈令德
之主哉如此以告不知真宗何辭以答奭乎惟其不
爾此解疑妄論之所由作也孟子曰今之君子過則
順之又從為之辭
其真宗之謂歟

以應天府為南京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
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
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
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二月還宮大赦○夏四月沙州入貢

曹宗壽既殺延祿而代之以至是死子賢順遣人入
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素惡欽若之為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
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
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
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
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
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
府旦叱欽若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
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
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且曰陛下威遠願至中
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
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
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

謚文
定

以寇準為樞密使

王旦薦之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契丹連歲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蕭敵烈討之高麗與女真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

廣義

契丹連歲遣使高麗取地者此不務德義而徒欲勝人也其何以異于智氏之貪哉智氏亡而

契丹免者智氏特甚焉耳

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八月以向敏中

兼景靈宮使○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

於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王清昭應宮成

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宮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御容立侍於側

發明

凡宗廟書成慢也宮殿書成費也祥符元年書作玉清昭應宮至是七年而始竣事簷楹繁華

制度宏麗窮極華美不限財力噫財者國之元氣民之命脉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真宗土木之興彌年不息妄費如此其若之何蓋由一心之中蔽錮已深云爾綱目書玉清昭應宮成所以譏其無益妄費傷財害民之失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戒

廣義

作此無益妄費之事文靖之言至是為益驗矣綱目日之而備書其實者垂戒後世也

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群臣表賀

發明

日食不應何以書所以譏諛也蓋日食不應曆官擇術不精而失之也非可賀者也分注言群臣表賀於乎人臣之事君勿欺也而犯之獻可替否直道不阿君德少虧犯顏諫諍乃職分之當然耳茲因日食不應上表稱賀是乃欺其君矣則將安用彼相哉愚以為宋庭諸臣皆婦人耳苟有大丈夫之志者豈肯阿諛以欺君乎綱目於群臣表賀削而不書所以不予其佞也

戶部獻天下民數

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發明

唐天寶十三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畸較之數戶僅二百九十餘萬至代宗廣德二年所奏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宋興至是五十餘年而戶

八年春二月淮浙饑

部奏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二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較之天寶三分之二擬於廣順十多五六真宗恃其戶口之數窮奢極欲粉飾太平殊不知比於天寶不逮遠矣人主可不以盈成為戒哉

發明

穀不熟曰饑記災也真宗溺於妄誕營建日興用度日竭故書飢而不聞賑卹之政其無意於民可知矣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然則崇妄誕者果何益哉綱目書此垂戒深矣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夏

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

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且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日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院有事故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亦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廣義

準以使其相求王且而旦不惟深拒之而且攻發其陰私是何異於周顛之斥王導邪然伯仁受導之寃子明被準之憾其機一也夫君子寧為伯仁子明無乃言之過歟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朝元殿火

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遣殺事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戒死幾百人

發明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六年書獻天書于朝元殿至是年而焚之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形於上真宗崇尚虛無而火及宮殿不亦異哉朝元之火安知非天書致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

廣義

真宗之作是殿為天帝設也天何不之監邪使天監此而有是火則是天帝之不靈也惡在其為玉皇哉且王旦既知此火為天譴則是縱真宗之作是殿為非矣曰既受其賂安得不縱律曰故縱者與同罪然則王旦之事真宗可謂功不掩過者歟

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吐蕃唃廝囉請伐夏州不許

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為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龜川而立遵自居宗

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喃
厮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喃厮囉與西
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
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
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
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王嗣宗罷○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詠侗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
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
政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
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
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
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

發明

史稱張詠侗儻有大志尚氣節觀其事君者廉
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之
語深得守官之要法也故卒
而具官以著其忠勤之節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教衆
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錄院
及上清觀蠲其田租自
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發明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此治國之善政也正隨以
鬼道教衆誠清朝之所惡者真宗召之赴闕賜
之以號而王欽若之徒又為奏立官觀蠲其田租然
則君臣之間蒙蔽甚矣綱目大書于冊深譏之也

廣義

考之張正隨者非有呼風致雨之術其法不過
輩替愚民之耳目彼卓然有見者何嘗被其惑
邪且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固無繫于國家之安危君
命之脩短况乎天師之說朱子之綱目譏之當矣尹

氏之發明攻之切矣臣故不暇論矣然而歷觀國君
崇奉之者不在乎願治之君惟在庸君暗主怕死求
生所以既奉其教于暗室屋漏之中復加其號于青
天白日之下其意蓋欲非長生不死即身蛇飛騰耳
噫君之徼福者莫甚於真宗而貽禍于後世子孫者
亦莫甚于真宗而彼虛無之教卒莫之救也悲夫網
目書此所以記真宗貽禍之實也後之
人君欲崇奉虛無者盍以真宗鑒焉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

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契丹大敗高麗于郭州

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三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笑耶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砦

發明 蝗乃食穀之蟲記災也畿內宋根本之地而有蝗焉則其業亦殆矣帝溺於逸豫不知愛民群臣阿諛成風罔思匡救君焉源也臣焉流也其源潔則其流清其源濁則其流污必然之理耳君臣之間懽情荒寧如此天之譴告亦未如之何也已矣然則有天下者可不戒諸可不謹諸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瑋者迪曰瑋知唃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快也乃詔發關內羨兵赴瑋未幾唃廝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勤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

廣義

曹瑋之敗吐蕃謝玄之劔符堅也一則以叔安之薦一則以父彬所稱嗚呼若二子者可謂不負所幸而謝曹二公誠所謂公於所幸者哉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魯張知白參知政事任

中正為樞密副使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曰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議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神皆耗卒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

廣義

也特以受賂之故是以中無所主而終不能行其志耳易曰比之無首凶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子明其有愧于此哉

罷諸營建

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至是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官之未幾得兩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發明

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信斯言也真宗無益之作彌歲不止天怒

甚矣民怨極矣而處之自如畧無戒懼茲因李迪之言遂罷不急之務由是飛蝗多死雨澤適均豈非一念之善而祥風和氣之應乎是以為人君者可不夙夜祇懼聿脩厥德而永保天命也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予其能悔也

廣義

總罷妄費禁貢瑞物即得雨而蝗散洪範天人之應可畏也哉

天禧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

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李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會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巳丁

發明 會靈觀使非義之職也語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所從者義而已矣苟或非義奚可妄受時方挾符瑞以固寵而曾獨不受會靈之使可謂鐵中之錚錚者矣否則何以名之君子哉特書不受深予之也

夏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叅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

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發明

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識其偽若王旦辭是職可謂真情不欺者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旱蝗

帝以頻歲旱蝗國用不給問李迪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

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甚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且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至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牽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九月王會罷

會既不受會靈現使上意不憚王欽若數諧之會會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從而會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許于朝遂罷會政事王且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

起同知院事○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且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更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且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蒲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

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旦言之旦曰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又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嘗預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且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

發明

前書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既

王清昭應宮使何耶狗名責實也旦碩德重望為帝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相也白壁微瑕其美珠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雷亦隨表賀此其所短耳故綱目特削其官

止書太尉王清昭應宮使則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寵曉然見于書法之間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書之妄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

廣義分注載王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過也悔之何益哉且王清昭應宮使者

異端之術也綱目於旦卒而書其術者著其終身之醜行也嗚呼嚴哉

張旻罷

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五月京師民訛言妖至

午戌

先是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與

發明漢衰時關東訛言行籌綱目異之蓋訛言雖非真亦有亦不祥之兆也此皆人心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人無覺焉妖不妄作真宗不脩國政溺於虛無訛言之事宜其起也即綱目之所書驗

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以觀矣况京師根本之地而有訛言之恐豈不深可恠哉

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

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

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彗星出北斗

發明彗者何惡星也出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天子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真宗惑於邪慝違道失德紀綱紊焉故天象曉告示人之意切矣

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

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郡王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未幾進封昇王至是立為皇太子

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大敗○張知白罷

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

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擇

發明

宰相謀人之國當使中外尊安社稷鞏固百姓

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欽若為相坐與妖人出入而免故特書有罪以深貶之寇準入相初無所出以分注考之乃出於朱能天書之所援引耳夫以準之全德元老四海具瞻豈不能力辭無謂之寵而顧隱忍於此何哉大抵宋之名臣如王旦寇準諸賢表表傑出無可擬議獨於進退辭受之際處之未盡故君子不得不為之惜綱目上書得天書而下書以寇準同平章事又不聞有辭避之說若準者亦難免於春秋之責矣

廣義

柳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又見

至六年十二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凡四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尚不可得天何為常秉筆以示真宗邪何上天之不憚煩也今焉宋之君相以天為愚物而玩戲焉其褻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號為剛直而亦籍此以復進者其意以為真宗意向惟此而已其他不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恤人言銳意甘為而俯首聽命以就功名焉正張

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為然哉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之不若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于益州而亦有愧于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申張之剛耳何足貴哉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自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羨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讐隙

河决滑州

泛澶濮鄆濟徐境

秋七月群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發明

詩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宋之君臣可謂流連荒亡者矣是時災異屢形

民心全惑而群臣方以再得天書上帝尊號於手欺主而不恤君受欺而不辭是亦偶人之類耳綱目上書河决滑州下書上帝尊號所以深著其惑

廣義

分注以天書再見故也考之天書見于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又見于六月又見于十二月者由於王旦也至若見于乾佑山者非他人也由於丁謂寇準也遡流而源其義見矣

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八十六人

發明

大會者集衆之詞真宗可謂愚惑之甚矣左氏曰人君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園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蓋人君為天下之則故其重厚如此未聞中華天子而會道釋者是使天下臣民何所取法乎真宗惑於他岐蔽而不悟自以為清朝盛典樂然行之殊不知貽笑於四海耳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京東河北水○彰德留後馬知節卒

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卒謚正惠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同舉為未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

發明

九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真宗變亂成憲宮廟園丘必同舉事此何禮也故直書于冊以深譏

爾之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申庚

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睡熟知羗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羗戎畏懷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發明

帝有疾不視朝何以書重宗社也蓋神器不可

君以主之書有疾不視朝所以曠矧天下不可一日無也故此書有疾以致其惜之之意後書疾瘳以致其喜之之意爾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

發明

自咸平以來宰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李沆

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雖書景靈宮使而特具其爵如此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發明

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此所以為異也禮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真宗惑諛邪而不察棄厥德而不脩逆氣所感而致災異宜矣綱目所書災異固多然未有書兩月並見者天無二日豈有二月之理蓋由帝德不明乖違和氣以致陰陽失常顛倒錯亂月乃陰魄借陽以明二月並見則是陰盛之極與陽相抗君道之虧莫甚於此矣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以為後世不重天變者戒

○高麗求成于契丹○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儉人也不可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體平朝廷何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帝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耶迪乃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官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下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揚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徵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詔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發明

嘗觀君子小人之相反何也義利理欲之間而

也義利不兩立理欲不並行彼進則此退此存則彼

亡乃必然之勢也真宗以李迪丁謂並相此君子小

人之不容並立也何異義利理欲之不容並行乎然

丁謂之譖貶寇準正猶陰之剥陽自一而至于二迪不

識狐死兔悲之義高蹈遠引以避小人之難反與之

較遠近一字之失不亦愚耶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

寇準不識幾微昧於進退不為無過故書貶而削去

其官嗚呼自一貶而至再貶而再貶而至三終至客處

雷州鬱抑而歿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

其亦為賢者惜之也其亦不得已之意也

廣義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以其道享之者哉是必不處也安有得

之不以其道而反以其道享之者哉是必不處也安有得

觀夫寇公挾天書以進是其得之不以其道也况乎丁

謂小人寇公稱譽之者豈非慮其間已邪夫既譽其

為人復鄙其拂鬚果何術哉殊不知小人投間抵隙

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况已進身之不正邪故卒

按以天書妖妄事準實無辭以辯嗚呼始以天書進

廣義

終以天書敗寇公尚爾况去寇公之遠者哉易曰晉

如龜鼠君

子戒焉

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

起曹瑋罷○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貶

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廊廟

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

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謂威莫敢對呂中曰至是李

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

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

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

廣義

大抵小人虎狼心也寇準慮謂之讒而因以稱

寇準似焉呂中氏深罪丁謂當矣而準也養虎遺患

奚能免乎春秋之責微顯闡幽斯為得矣

九月帝疾瘳○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
罷翰林學士劉筠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
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
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
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
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
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
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
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
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
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
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
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嘗臣
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
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
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
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

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揚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揚億所

發明

治天下者莫大乎辨忠邪之分能辨忠邪天下

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真宗彌歲寢疾今喜疾
瘳則是一日萬機得以親覽矣丁謂擅權李迪劾奏
帝既不能分別是非罷則俱罷留則俱留可也夫何
丁謂復留而李迪付之不問是帝忠邪之分不能辨
好惡之心不能公也劉筠不易前制更求補外其不
欲與姦人用事之心可見矣故書罷而不去其官罪
累上也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大抵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易進而難退者小

臣耳由是而知謂誠易進而難退之小人也在
朝君子不幸此劉筠所以力請補外歟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筠其有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以馮拯同平章事

酉辛

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朔日食○

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

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發明

欽若之姦邪其賤何以不書有罪宋賤之不以為罪也夫不得乎君則熱中此固小人之常態頃

聞上思之語即為輿疾至京功名之心何其急耶不料墮丁謂之計中乃皇恐而伏罪於乎小人之欲害君子殊不知反為同類所害是亦天理之昭報而毫釐之不差耳此綱目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權衡

廣義

小人之陷小人何其易邪欽若果君子歟則當曰無君命安可往也惟其不然是以速禍

乾興元年春二月群臣上帝尊號

戊壬

發明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盡職為忠斯可不愧是名也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當時堯曰帝堯舜曰帝舜而未聞有尊號之稱然治隆俗美安富尊榮何後世尊號雖多而治道不逮於堯舜乎真宗之世三上尊號綱目皆書而不削者所以深罪當時而垂戒後世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為

皇太后赦

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

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
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
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會請如
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
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
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
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
下魯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
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魯正色立朝時倚
為重胡一桂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
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中云景德以前之相呂
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
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
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亦不踰
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關於君德如此夫

廣義

胡氏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

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為最以為相道之
關於君德者如此噫二公之論固為當矣然亦未能
探其本也蓋當真宗欲興效妄之時其意以為相臣
德高望重者惟王旦一人而已王旦不言其非何憂
乎諫垣何慮乎史氏何畏乎在廷直言之士哉此所
以暗賄羨珠以箝其口也且於是時若曰君賜固不
敢違君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群臣必將
衆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為之潛消默奪矣獨一欽
若何能為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為優人之倡致使
其君取笑于當時貽禍于後世遺臭於萬年者且實
為之也嗚呼且能輔君德于景德之前猶能敗
君德於祥符之後若且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夏四月賊寇準為雷州司戶叅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
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
州初議竄逐王魯疑責太重謂熟視魯曰居停主人恐
亦未免耳蓋魯嘗以第舍假準魯遂不復爭學士呈制
草謂改日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遠豫之初罹此震
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

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邸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

廣義

小人欲殺之陷君子不置諸死地不已也故自四年七月復貶知相州以爲相州非準之死地故於是年八月復貶道州司馬又以爲道州亦非準之死地故又於五年復貶雷州司戶參軍然又以雷州之貶可謂極矣準或不死將若之何故賜劍而迫其必死何其殘忍之若是邪雖然準於是時將焉處之曰知謂之將用即便投老山林角巾私第口不言當世之務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焉往而不得其所哉又安可俟其貶斥而至於勢不可爲也或曰準之功業偉矣準亦疑有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彼天書何等物也準則籍其復進懷政何等入也準則聽其附已君子立身行己之要秉公想表之講張益州謂其不學無術其信然矣

六月契丹遣使來吊祭

契丹主聞帝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吊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發明

善矣

契丹吊祭遂書遣使進之也弔祭中國禮義之事契丹能行是禮故特進之見君子樂與人爲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絰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

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宇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請待命謂范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
其事聞詔問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
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魯還請獨
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
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自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
大臣駭天下耳目右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
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
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
而擅有遷易我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
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虛實賴聖神
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
雖有罪請如律議功魯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
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
故事黜宰相者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
堂而諭天下以
拯為山陵使

發明

允恭包藏禍心擅易陵寢其惡甚矣故直書伏
誅以正其罪丁謂身都宰相職使山陵不能禁

過反與通謀中正附會姦兇極言救解此皆同惡相
濟厥罪惟均故書免以見其可免者也然何不著其
有罪所以譏其罪重罰輕云爾安有私通內侍擅
移皇堂而僅免官而已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
廣義 臣意丁謂之惡必破壞宋人之國而後已不意
其罪敗露于變遷山陵之日此宋之宗廟血食
未盡陰使其所為如此耳或曰謂之黜廢恨不得其
罪之正曰不然小人之廢死不當問其罪之正否譬
之蒼蠅或投熱羹或被撲殺或遭凜風其死不一但
得其死而快人心目即為幸矣又嘗眼深究其所以
然哉

秋七月朔日食幾盡

發明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綱目書日食多矣未
有書日食幾盡者日食幾盡則君德之虧昭然

矣是時主少國疑太后專政觀日食之應則當時政
治之得失斷可識焉人事感於下天變見於上未有
人事不感而天變虛生者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詐不為之益信哉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

樞密使

魯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按薦尤
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魯對曰惟
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
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
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
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辯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
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
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廣義

初奚之薦和午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
或曰嫌疑之際非聖賢皆可避之如此則四子皆聖
賢矣曰不然其心公而已矣四子之心之公獨得聖
賢之公心者歟
其他未之知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物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
內鞠問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
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
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
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
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
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
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
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送諸境上謂欲見準準
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候
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致謀儉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
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
家人毋報怨望遣人至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
伺燁會衆僚時連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
帝見之感惻遂徙雷
州亦出於揣摩也

發明

小人於進用之時私意橫流天理斲喪寢淫而
至於惡積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赦未有不殞
身滅性者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丁謂姦邪妖妄
交通女巫接間得實正名抵罪故直書有罪以深絕

之昔者謂貶冠準為雷州司戶而謂亦為崖州司戶
丁謂道出雷州冠準蒸羊相贈是則天理昭報捷如
之影響特假手以償貶準之罪耳後

廣義昔者丁謂之陷冠準發朱能天書妖妄事以按
之如今也丁謂亦敗於德妙老君妖誕事天之報

謂觀過知仁於此可見
謂報謂何其怨孔子所
書有罪者輕重之權衡也嗚呼謂之待準何其刻準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發明牝雞之最惟家之索載于大經之中者然也值
斯之時真宗崩仁宗立雖云幼冲然已餘韶齒

又非赤子無知之比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治
者以名分素定故也仁宗豈遺復委裘之主耶知承
明天子聽政之處非女后所當御太后樂為晨牝處
非其據侍禮甚矣嗚呼女后臨朝漢唐陋習來自太
祖以來家法頗正遠過漢唐而至此所謂家法者寧
不為之掃地哉故綱目特揭而大書于策所以深譏

當時而垂
戒後世也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發明天書妄誕之事乃先朝之痼疾以之殉葬夫復
何說於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且天

下之事莫大乎理有是事而無是理尚不足信况無
是事而無是理乎真宗惑於邪罔沒齒而不能悟苟
或繼世之君能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以正王
法可也以之殉葬果何義哉故直書以著其失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媾冠準
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遂
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冠準忠義聞天下社
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
惟演將慮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
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搆政以廢祖
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
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

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
取白麻庭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勲貴文辭清麗
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
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
求入中書為
時議所鄙

田 吐蕃李立遵來附○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給兗州學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
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
從之諸州給
學田始此

廣義 設學養士古制也學田其餼原藏書給兗州學
田者以見前此未嘗有而他州亦無也薛維若
褒而貶
實寓焉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
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
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
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發明 商高宗命傅說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
既乃適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

野爾惟訓于朕志周武王訪于箕子曰於乎箕子惟
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君我不知其彛倫攸序古之聖
王好學如此所以國祚茂隆於悠久也仁宗即位之
初首御經筵以親文學其志誠可尚已蓋由王曾諸
賢之為相爾特書
曰初深予之也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一五



